

當山三母離十辨真偽
爲學錄八卷信出蜀內
海峽經劉取京中
宋書里江流葉
乙食王聖南大德聖

C40
4514
247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云武州蓋下
我微英鑑院庭府中永
為學者不暇計出院內
當由二世鐵牛機證說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一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二

南嶽下第六世之餘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

嗣寶壽沼

開堂乃先寶

壽遺囑三聖爲作請主開堂日師方陞座聖便
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麼爲人非但瞎却
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
便下座歸方丈 頌曰

三聖擔他寶壽鏘推僧出衆擬商量塞外將軍行正
令直得盲人滿大唐

汾陽昭

寶華王座始登時三聖推僧決衆疑棒下分明無老
少天下盲人幾箇知

黃龍南

金槌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
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白雲端

黑白未分著著奇任他閑漢畔頭窺不知除却神仙
手更有何人敵得伊

保寧勇

探馬飛來棒下寧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
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眞淨文

臨濟家風兩獻酬推僧棒瞎見宗猷若非寶壽全機
眼更有誰明此話頭

佛國白

法眼傳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群夫
駭直得盲聾徹四夷

眞如詰

寶壽開堂座始登當時三聖便推僧要知打瞎人人
眼好向曹溪問老能

智海清

當鋒更不借全機勅敵須還作者知錢馬放閒沙塞
靜瞎驢千古少人騎

上方益

豐城收寶劒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

佛心才

鷲刃開時飛錢騎電光閃處擲金槌一城瞎却渾閒
事直至而今成是非

佛性泰

寰中天子勅塞外將軍令萬里掃烟塵威雄難比並
曲中直細中麤瞎却人眼真作略掀倒禪床捋虎鬚
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劒去久矣徒勞刻舟權柄在手
專殺活大丈夫兮得自由

南華早

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擬議蹉過箭鋒一劄

京兆府
天寧連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
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疎山如

提起須彌第一鉗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

絕獅子咆哮百獸危

徑山果

棒頭瞎却一城人三聖撩他寶壽瞋正令只堪提一
半一盲引得衆盲行

鼓山珪

續養得男兒要賭錢渾身無有寸絲纏是非窟裏和
身入生滅門中滿口宣

正堂辯

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菩提窩裏坐總謂是虛傳

石菴詔

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
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
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

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甚麼面目師覩之忽然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 頌曰

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廢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海印信

南北東西是處游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

枯木成

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擗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五祖演

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踪由縱饒悟得分明

去已落儂家第二頭

禾山方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趂趂翻鸚鵡洲幸有傍人爲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佛性泰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覩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南華昌

收續寶壽作街坊鬧市中薦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圓悟勤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佛鑑勲

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邪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
涉徒用精金換得鎗

南巖勝

增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

嗣寶壽沼

僧問如何是伽

藍師曰荆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獾
兒貉子 頌曰

毫髮不留縱橫自由闌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
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禡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
縱有回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裸裸放出瀉
山水牯牛

圓悟勤

增

西院明在許州聞汝州南院出世元與同叅遂

特去相訪纔入寺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

自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上和尚院曰

汝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師於院手上掐一

掐院曰侍者收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院曰阿刺

刺阿刺刺 頌曰

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

信針芥相投只自知

海印信

增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

嗣灌溪

因僧問如何是雙

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

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頌曰

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

方菴顯

增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

嗣西塔穆

因陳操尚書來

師畫一圓相操曰弟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舶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頌曰

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鼇時下一棖攣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雪竇顯

布漫天網鯨鼇不上水底反身波前躍浪在彼在此千里萬里不著便處却能回閉了方丈依前來雙收

雙放半合半開主賓全體用石女老黃梅

月堂呂

李公要勸張公酒却被張公罰一盃珠遶團團休錯會還家拍手笑哈哈

別峯印

鄧州芭蕉山慧清禪師

嗣南塔湧

上堂拈拄杖

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

頌曰

有無今古兩重關正眼禪人過者難欲通大道長安路莫聽崑崙說往還

投子青

芭蕉示衆世無隣與奪縱橫不易親雨散雲收何處去空令游子淚沾巾

正覺逸

你有面前拈取去如無背後奪將來可憐黑漆光生
底擊著千門萬戶開

保寧子重

縱奪臨機得自由相逢切忌更擡眸轉身必合知時
節擬議山藤便到頭

枯木成

芭蕉拄杖與奪直要當風眼活剎那纔昧隔生鼻孔
遭他牽撮

佛智裕

有無與奪太譏訛拄杖當途不奈何好把斜橫禪椅
畔免令就上長枝柯

文殊道

十字街道見成行貨擬欲商量漆桶蹉過

徑山杲

續舒無踪卷無跡日午晴空轟霹靂衲子驚迷失路

頭神號鬼哭知何極

三子黃宗

趁水泛船隨泥作佛船行佛成水泥不物有拄杖兮
與拄杖船中輕蕩槳無拄杖兮奪拄杖佛面巧出相
好手芭蕉眼不開塞壑填溝何處來

月堂昌

赫日光中風雷雨電海水逆流須彌倒卓走獸飛禽
懸崖撲落塞外將軍生擒活捉捋猛虎鬚折蒼龍角

南堂興

相罵饒汝接背相唾饒汝潑水等閒摸著蛇頭拍手

囉囉哩哩

元庵顏

芭蕉舉起拄杖驚動森羅萬象蝦蟇飛過梵天眉毛

元在眼上

尼無著總

蠱毒之鄉水不可嘗沾他一滴渾家喪亡

百堂充

你有更須當面與渠無背手奪將來驀然夜半化龍

去黑雨烏風裂地雷

虛堂愚

增附鼓山珪云五祖以拄杖子話請益白雲雲曰要

會麼多處添些子少處減些子何故神仙秘訣
父子不傳白雲和尚大似一錢爲本萬錢爲利
殊不知如人善博日勝日貧老禪道多處添些
子少處減些子自然到處恰好者箇算法極省
工夫你諸人要會麼乃頌曰

多添減少休那兌支移拆變加三倍平生有子不須
教一回落賺自然會

增收

芭蕉清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

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
相見 頌曰

休問維摩卧病城羅山空自掩光陰流沙欲渡全無
難莫聽鶯啼在郡林

投子青

一不問兮二不休直須識取那鉤頭再三回首來相
見急水波心輓綉毬

德菴需

六祖下第七世之三

清源下第六世之一

皇天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 品巖頭 師尋居丹丘瑞巖

坐磐石終日如愚每日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
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 後有僧叅玄沙沙問
近離甚處曰瑞巖沙曰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
話沙曰一等是弄精蒐也甚竒怪乃曰何不且
在彼住曰已遷化也沙曰而今還喚得應麼僧
無對 頌曰

一生長喚主人公 不受人謾迥不同 今日惺惺何處
去 滿山松栢起悲風 佛國白

彎彎新月聚三星 誰信心王本自寧 可笑瑞巖方丈

老夜深呼喚 強惺惺 祖印明

瑞巖家風喚主人 公昨夜南山虎咬大蟲 徑山杲

一主人公死 一主人公活 若解弄精蒐 兩頭皆透脫

鼓山珪

自呼自應已惺惺 不受欺謾理不輕 池內白蓮香未

已簷前山色四時青 白楊順

瑞巖常喚主人公 突出須彌最上峯 大地掀翻無

瑞巖收

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 天永哲

不施棒喝喚主人 公鷺王擇乳鴨類不同 高原泉

水洗水兮金博金 瑞巖徹底老婆心 自攜餅去沽村

酒却著衫來作主人

無量壽詩

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
本癡人喚作本來身

無門開

磐陀漠漠秘蒼苔終日加趺兩鬢摧縱使不曾呼喚
著何嘗謾得阿師來

天目禮

風前一曲動離情調古無人和得成自唱自斟還自
飲至今猶自不惺惺

別山智

福州羅山道開禪師

嗣巖頭

閩王請開堂師陞

座方收歛僧伽黎乃曰玠重便下座閩王近前
執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曰將謂是箇俗

漢

五燈會元載云閩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歛衣便曰玠重時衆不敬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與舊載

公案

稍異 頌曰

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

盡衲僧休向義中尋

洞山聰

紛紛雪影耀閩天閩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

地更無一點在階前

白雲端端

須彌座上歛伽黎海口潮音闡大機世王大檀能藻
鑒靈山嘉會愈增輝

疎山如

一道直如弦千古應無對縱有嚙齧機嚙體成粉

續收

古今聯珠選集卷三十一

碎

栢堂雅

瑞世優曇見最難異香浮動曉風寒自非世主垂青
眼却作閑花野草看

寶葉源

收增

羅山初謁石霜問起滅不停時如何霜云直須

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乾坤去純清絕

點去師不契後謁巖頭理前問頭喝曰是誰起

滅師於此大悟

五燈會元載云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

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麼師於是服膺與前稍異

頌曰

斫斷老葛藤打破狐狸窟豹披霧而變文龍乘雷而
換骨咄起滅紛紛是何物

天童覺

是誰起滅就窠打劫擊殺烏龜救得跛鼈

殺六巖輝

起滅不停誰解看當機一撥透重關東西總是長安
路蕩蕩無拘自往還

無準範

冷水點沸湯舌頭不出口可惜老巖頭慈悲成過咎

石田薰

收增

羅山在禾山遊同行矩長老出門次師把拄杖

向前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勿雙

駒後有僧舉似疎山山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

三寅 頌曰

春有百花夏有熱秋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照堂一

不踏門前路春歸又一年落花紅滿地芳草碧連天

鼓山珪

出門握手話分攜古道迢迢去莫追却笑波心遺劍
者區區空記刻舟時

徑山杲

增收

羅山一日問巖頭和尚三十年前在洞山來又不肯洞山是否頭曰是又問和尚豈不是承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曰是師曰不肯德山卽且置只如洞山有什麼虧欠處頭良久曰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師便禮拜 頌曰

一箇錢額銅頭一人三頭六臂二俱借人鼻孔却與洞山出氣

南巖勝

不肯宗師滿大唐羅山禮拜錯商量洞山無佛人難措慚愧巖頭口放光

北菴顏

增附

羅山因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缺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趲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

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 頌曰

格外談驚人句懽懂禪和徒指注酌然好箇佛無光
言下迷宗空自忙賴有知音招慶在詭訛一夏爲雌
黃雌黃出暗寫愁腸寄知識

佛性泰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

嗣雪峯

示衆曰諸方老宿

盡道接物利生且問汝只如盲聾瘡三種病人
汝作麼生接若拈鎚豎拂他眼且不見共他說
話耳又不聞口復瘡若接不得佛法盡無靈驗
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和尚還許人商量否師
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却重出師曰不是不

是

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和尚舉此僧語便會

三種病人雲居錫曰只如此僧會不會若道
會玄沙又道不是若是不會法眼爲什麼道我
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
大家

要知有僧持此語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
禮拜起門以拄杖拄僧退後曰汝不是患盲復
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門曰還會
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瘡其僧於此有省

頌曰

盲聾瘡瘰香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朱不辨
正色師曠豈識玄緣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開自
有時復云還會麼無孔鐵鎚

雪竇顯

退後近前兼對辯相逢邂逅難回面春風驀地撼庭
前還見落花千萬片

白雲端

雲門老子手親眼親因風吹火不費精神盲者便視
聾者便聞雖然無語掛在口唇三種病人一種法門

佛鑑勲

盲聾瘡癰接不得玄沙枉費閒心力扁鵲盧醫拱手
歸三人俱是膏肓疾

鼓山住

玄沙三種病人語透出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
耳從前知己返爲難

徑山杲

續權生聾瞽瘡癰癩要顯吾宗驗作家金剛截錢如

泥碎透金纔動失玄沙

汾陽昭

欲知三種人應用理常新未有纖毫法能爲中外塵

永明壽

一二三見聞覺更是誰頻銷爍花簇簇處鷓鴣啼草
薰薰時鴛鴦飛玄沙老玄沙老賴遇當年欠一著諦
當之言徒唯然中間樹子半零落

雲巖眞

玄沙三種接人諸人口耳現在不要開眼尿床特地
移山塞海花裏幽禽語不休風光滿地誰人買

塗

圭壽策

玄沙三種病人有理不在高聲引得香巖老子却來

樹上懸身

龍門遠

玄沙以毒出人毒三種病人同一屋堪笑雲門老古

錐河裏失錢河裏攬

或卷體

盲聾瘡癰不相干莫被玄沙恣熱謾一句與君重剖

露老君頭戴楮皮冠

晦室明

聾盲瘡癰捉敗了也更問如何聾盲瘡癰

月林觀

曲設多方驗作家有誰親見老玄沙耳聾口瘡眼睛
瞎五濁衆生數似麻

橫川典

玄沙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拜汝

其依傳燈錄所載其餘皆作因我得禮你

頌曰

拜我得禮你自笑沒道理豈獨玄沙翁天下人不是

覺海元

因我得禮你扶倒又扶起要行即便行要止即便止

寶峯明

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徑山杲

利刀自斷命根不要依草附木若有一法與人永入

拔舌地獄

鼓山珪

因我得禮你牽牛去飲水岸上蹄踏蹄水中觜對觜

高菴悟

因我得禮你崑崙臥潭底雖然浪拍天身上無滴水

雪堂行

續因我得禮你分明好慚愧玄沙不是癡咄開眼休

瞌睡

照堂一

說你說我轉見話墮大地衆生元無一箇

典牛游

老鼠咬生鏤十分滋味別猫兒左右看喫唾也不徹

正堂辯

因我得禮你窮源須到底九九八十一閻羅王是鬼

止菴顏

圓悟改云當下便歸家不隔一番紙

因我得禮你事從叮囑起誰知白蘋風不在秋江裏

天目禮

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

蒙菴聰

玄沙一日普請往海坑斫柴見一虎僧曰和尚

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僧問適來見虎云是汝

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重障若人

透得許汝出陰界東禪齊曰上座古人見了

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麼雪

竇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頌曰

前虎後虎急須看取凜烈威風生獐爪距今古樵人

不回顧喪身失命知何數若回顧雄雄坐斷山前路

佛慧泉

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真箇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收來良可悲

保寧寺

宗師方丈大慈悲是汝之言是古錐萬里神光騰頂後肯將生死嚇愚癡

龍門遠

欲識玄沙虎覲面是誰親直下透牢關全機超佛祖

禾山方

續收玄沙見虎是汝多少人明自己色聲逼滿太虛有

底纖毫依倚

永明嘉

老玄沙太饒舌覲面明明重漏泄衲僧於此便承當驗來未免眼中屑屑誰甄別火發新羅燒脚熱

海印信

山中有虎人世上有人虎常磨笑裏刀利牙爪可怖

寄語花狸奴莫教渠上樹

慈受深

前面有虎元來是汝更問如何冤苦冤苦

月堂

玄沙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和尚峯開緘唯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於師師曰遞老和尚蹉過也

不知 頌曰

故遣馳書通遠信不干文字示家風回來却報玄沙語蹉過分明理更封

汾陽昭

玄沙封白紙雪老却同風蹉過人難會古曲調不同

真如語

玄沙封白紙雪老把火披元來不識字白日走須彌

雲蓋智

玄沙象骨眼睛烏白紙三番便當書千里同風多錯

會一條拄杖兩人扶

慈受深

踏翻漁艇承家業笑出蘆花月正圓地闊天長三幅

紙同風千里爲誰宣

佛心才

白紙三張通信去展開千里却同風陽春轉入胡笳

曲不是風吹別調中

佛性泰

續三番白紙問寒暄千里同風月滿船奪得高標全

用處盤蛇口內打鞦韆

丹霞淳

白紙連封寄雪峯雪峯由是喜同風中間蹉過無人

識齋後江城打暮鐘

佛陀遜

白紙馳來上雪峯雪峯千里却同風玄沙蹉過人難

會熨斗煎茶銚不同

眞淨文

鷄鳴夜夜連聲叫月下同人不忍聞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文殊遜

三張白紙千里同風宗師蹉過衲子迷踪金鳥飛出海門東風從虎兮雲從龍

野雲南

千里同風見不差僧持此語報玄沙不知蹉過如何也莫是玄沙蹉過他

橫川琪

收

增

玄沙因雪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叅去師曰達

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雪峯然之頌曰

驀然趯倒便知休百粵青山更不游從此七閩江上月至今空照釣魚舟

佛國白

釣魚船上謝三郎趯倒須彌返故鄉應笑途中未歸客伶俚傳旅泊向他邦

本覺一

未離閨底已還家纔跨飛鳶又眼花堪笑曾郎更心毒烏藤輕放老玄沙

遜菴演

收

增

玄沙南游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

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什麼處去也塘提起衲

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

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頌曰

夜壑藏舟澄源著棹魚龍未知水爲命折筯不妨聊一攪玄沙師小塘老函蓋箭鋒探竿影草潛縮也老龜巢蓮游戲也華鱗弄藻

天童覺

今日靜惻惻昨日鬧啾啾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

北磻簡

人前提起袈裟角堪笑無端露醜惡二老風流出當家未明向上那一著

無際派

增收

玄沙問鏡清教中道菩薩摩訶薩不見一法爲

大過失且道不見什麼法清指露柱云莫是不

見遮箇法麼

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

米從汝喫佛法未曾在

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不見僧

問洞山云不見一法爲大過失此意如何洞山云不見一法好言語上座一宿覺云不見一法卽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普賢菩薩又云不見一法是大過失是一箇是兩箇試斷看

頌曰

雪老門高見女盛又能情重貴天倫把家幹盡雖相似也有貪盃落草人

虎堂愚

密機深設弇利刃疾交鋒汗馬無人識重論蓋代功

東叟頌

玄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

師曰還聞偃谿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

五燈

會元作師曰從這裏入

頌曰

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淅淅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

佛

慧泉

一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玄會得也是弄精魂

法雲秀

天生碧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自閒嬉

白雲端

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意潺潺終日不聞聞

羅漢南

投老玄沙付鏡清返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

吳古佛

滔滔無問說只爲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

楚安方

續玄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與不聞門

收外語勸君休向偃溪尋

文殊道

乾坤獨立從這裏入風吹不著雨打不濕

月林觀

一派寒泉下翠微玄沙拈出爲真機鏡清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

鍊山仁

增玄沙因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

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

信汝 頌曰

紫燕飛來繞畫梁深談實相響浪浪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

本覺一

薄宦奔南北長憐客路塵濛濛烟雨裏深憶故園春
延壽慧

殺活交馳千聖不共救得眉毛失却鼻孔

空叟印

增收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

麼一作是你自己

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喚

衲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頌曰

是你自己莫相鈍置衲子兩兩三三祇道早眠晏起

大中隆

玄沙驢前雲門馬後更問如何合取狗口

雪菴瑾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
頌曰

滴滴通身是爛膿釣魚船上顯家風時人只看絲綸

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天衣曉

膿滴滴地金色光法身全體露堂堂釣螺江上曾分

化一葉漁舟泛渺茫

楊無爲

續收清淨法身無可比病後依前滴滴膿燕鴻叫斷秋

光老落葉飄來一樣紅

懶菴樞

滴滴通身是爛膿更無一點落西東若言不是知音

者未免風吹別調中

高峯妙

增補

玄沙因僧侍次以王丈指面前地上一點白問
曰還見麼曰見師如是三問其僧三云見師曰
你也見我也見爲什麼道不會 頌曰

你見我見十分成現打破荆棘林方知無背面一點
從教徹古今黑白未分何處辨

玄沙因僧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
郎 頌曰

本是釣魚船上客偶除鬚髮著袈裟祖佛位中留不
住夜來依舊宿蘆花

雪竇顯

親伸端的問君言莫比流沙少室傳昨夜鴈回雙嶺

後謝家人立月明前

投子青

閩山滄海浪悠悠父子生涯一釣舟忽爾踏翻深猛
省大家收拾去來休

草堂清

杪秋時節水雲鄉千頃蘆花未著霜江景不將零碎
賣一時分付謝三郎

祖印明

續蕭蕭蘆葦映江流獨棹孤蓬漾小舟細雨斜風渾
不顧一心只在釣竿頭

笑翁堪

增補

玄沙示衆曰若論此事喻一片田地四止界分
結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

在 頌曰

萬事由王老師樹子未屬你在廣額屠兒成佛二祖
大師償債

鼓山珙

祖父田園都賣了四邊界至不曾留奈何由有中心
樹惱亂春風卒未休

徑山杲

祖父田園俱屬我中間樹子豈由他連枝帶葉和根
拔要見兒孫意氣豪

趣菴演

玄沙曾指上頭關四海禪流覺未閑惟有漢朝天子
貴彭城垓上信旗還

姜山愛

增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

後相 頌曰

嶺中奇特是玄沙垂語諸方不易加亡僧面前真心
驗後人子細莫周遮

石門聰

亡僧雖不是亡僧既是菩提道自通若更二途斟酌
會非但無知兼耳聾

般若云來

就中至直是玄沙觸目全真話不賒亡者面前親證
驗更無偏黨絕周遮叢林浩浩爭唇吻恰似虛空捉
幻花

汾陽昭

增

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
是箇甚麼 頌曰

且置亡僧面前事活人背後若爲逢自從打破雲南

國直至今塞北通

本覺一

增玄沙云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
已成意已休此箇來踪觸處周智者聊聞猛提
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頌曰

神光頂後照無邊萬里區區豈足言若問玄沙端的
意霜天夜半髑髏寒 本覺一

增玄沙嘗訪三斗菴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
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爲什麼菴主無曰且
坐喫茶師曰菴主元來有在 頌曰

傍菴來往路相通步步相隨躡去蹤山遠年深人不

到一溪流水質長松

玄菴珠

增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山曰人人出者箇不
得師曰情知你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曰和尚
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者箇不得曰和尚恁麼
道得某甲爲什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頌曰

作者好求無病藥馬腹驢胎何處著鼓山當日可憐
生鼻孔遭人白拈却 本覺一

增玄沙見三人新到自打普請鼓三下欲歸方丈
新到具威儀了亦去打普請鼓三下卻入僧堂

久住來白云新到輕欺和尚師曰打鐘集衆勸
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出
法堂卻於侍者背上拍一拍云和尚喚你侍者
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勸新
到師曰我與你勘了也 最菴印云可惜放過
這僧乃頌曰
玄沙明修棧道新到暗度陳倉夜行各不相投投明
共到咸陽嚴號令按條章明明四海清如鏡更於何
處覓邊疆

頌古聯珠通集卷三十一

吳江周之賦施刻 頌古第三十一卷新文京生
淨土德定對徐普書尚器刻 丙申冬徑山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四

清源下第六世之一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嗣雪峯

與保福遊山福問

古人道妙峯山頂莫卽遮箇便是也無師曰是
卽是可惜許 僧問鼓山只如稜和尚恁麼道
意作麼生山曰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

白骨連山 頌曰

因上高巖到頂頭僧人致問已圓周是卽便是可惜
許只恐同音別處游

汾陽昭

妙峯孤頂草離離拈得分明付與誰不是孫公辨端
的髑髏著地幾人知

雪竇顯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
掌誰把長竿釣巨鼇

草堂清

攜手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
路付與兒孫觸處看

佛心才

續齧鐵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這些些知時及節因
行事可惜茲人返嘆嗟

般若柔

是卽是兮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
家達磨杖頭挑隻履

歆堂定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曰浪深除却鏡清長慶
外此時誰更是知音

寶葉源

增長慶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
保福云不可更撒也

頌曰

願力山高豈足誇藏身露影數如麻若非保福親曾
見誰信稜公更撒沙

寶葉源

增長慶曰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云總似今日

老胡絕望 頌曰

天高鴻鴈侵雲舉地肅蛩螢入草鳴渾是一秋風景
裏客愁幾逐異鄉情

東叟類

收增

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叅學事畢

頌曰

驀路相逢交臂過眉毛趂起莫蹉跎平生叅學明何
事悟了寧消一剎那

本覺一

收增

長慶因僧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

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
膊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
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

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

而已師却問汝是甚麼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

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頌曰

展手之時萬仞摧枯河無水月無來若疑別問龐居

土石女黃梅誰共陪

投子詩

收增

長慶因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不問不答時

如何師曰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頌曰

人人盡道我心休問著何曾有地頭口說心違謾自
已業河迅速任漂流

智門禪

普

長慶因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 頌曰

衆手淘金得者誰纖塵室礙豈能爲洪波浩渺黃金遠四事無成空手歸

智門辨

衆手淘金誰可得巧有伎倆必能克隋侯得珠聞京西卞和獻玉在河北

湛堂準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嗣雪峯

長慶云寧說阿羅

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只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却問作

麼生是如來語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 頌曰

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

雲玉寶顯

如來語爲君舉任是聾人得聞未免和泥合土喫茶保福亦憨癡似向雷門搥布鼓

佛慧泉

不說如來二種語三三爲九須重數何謂聾人爭得聞狐裘未免還移主

白雲端

無是非歸掌握有聞有見隔關山始知一種如來語不在世人情解間

佛鑑勸

第一頭第二頭清風明月兩悠悠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閒花滿地愁

南華品訪

續撞墻撞壁曲不藏直摘葉拈花與儉寧奢羅漢有
三毒如來有二語聾人爭得聞依舊喫茶去保福老

保福老錢眼銅睛還失了

月堂目目

便恁喫茶去還知第二頭可憐長慶老特地一場愁

寶葉源

保福因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
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
了也師舉問鷺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

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鷺湖驟步歸方丈師
低頭入僧堂 頌曰

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逢萬萬千唯有鷺湖并保
福此時相見解推遷

汾陽昭

望州烏石常相見何故禪人却背違保福鷺湖雖得
意埋兵曾未展銷旗

海印信

登山過水幾區區特地相逢問道途堪笑華山潘處
士長安路上倒騎驢

大洪送

密密堂堂早二三本來無物更何堪癡人見了生歡
喜作者相逢滿面慚

龍門遠

望州烏石與僧堂業識茫茫不可當提起衲僧拄杖
子五湖四海沸如湯

徑山杲

續藕絲引鯨鰲針鋒輟芥投望州烏石嶺未唱已先
酬大唐擊鼓新羅舞覲面相呈不相覩

圓悟勤

望州烏石僧堂前驟步低頭隔大千若是咬人師子
子反身不在草頭邊

一翁如

增

保福因僧問雪峯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

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

頌曰

人前慣出手退三添作九有眼未嘗看無家自能走
雪峯之句羚羊掛角作他弟子沒來由龍蛇陣上看

謀略

月堂三

雪峯未審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拊擊自然皆率
舞不須羗管隔雲吹

虛堂愚

增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

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
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
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

汝謾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

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
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頌曰

保福四謾人真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
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 洞山聰

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謾人謾我無人
會水長船高眼裏沙 雪竇顯

一箇人謾四箇人四人謾一一謾親思量一代謾人
漢迤代相謾謾殺人 佛國白

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謾他實自謾要識展公端的
處水闊山高天色寒 東林總

保福從來不謾人間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來闊多
少兩長一短是誰真 堅

收保福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曰甚麼處
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

前著僧拋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
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麤心 頌曰

晨朝有粥齋時飯展鉢開單飽便休築著磕著如薦
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尼無著總

增保福與甘長老相看鄭十三娘纔坐定師乃問
承聞十三娘子參見瀉山是否曰是師曰瀉山

遷化向甚麼處去鄭起身偏床而立甘曰開時
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
作甚麼甘曰不鼓這兩片皮又作麼生鄭曰合
取狗口 頌曰

瀉山遷化絕音容趯起眉毛何處去十三娘子側身
時放出金毛師子子

南堂興

禪禪鄭十三娘握玉鞭正法眼更叅三十年

南嶽

杭州龍冉寺道愆禪師

卽鏡清
嗣雪峯

僧問學人未達

其原請師方便師曰是什麼原曰其原師曰若

是其原爭受方便僧禮拜退後侍者問曰和尚

適來莫是成他問否師曰無曰莫是不成他問

否師曰無曰未審畢竟意作麼生師曰一點水

墨兩處成龍

其原一
作其源

頌曰

成龍兩處若爲分碧眼黃頭笑未聞莫怪鏡清多意
氣他家曾謁聖明君

正覺遙

鏡水平湖碧湛然茫茫曾未達其源王維妙手堪圖
畫一點成龍兩處全

保寧勇

手把空行未是難難中難是問其源其源未達奈何
也且看成龍點下分

雲溪恭

收續學人未問指其源句裏明機好細觀自語不能知
落處煩他我作費言端

本覺一

冰稜鎖斷長河口不見人從鳥道來一陣風回脩竹
裏玉闌干上雪成堆

心聞寶

源泉混混望無涯澄湛平如鏡面開兩處成龍一點
墨幾人換却眼睛來

寶葉源

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

倒迷已逐物

五燈會元於迷已逐物下曰

和尚作麼生師曰

洎不迷已曰洎不迷已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
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虛堂雨滴聲作者難酬對若謂曾入流依前還不會
會不會南山北山轉霧霏

雪竇顯

是甚麼聲雨滴浩浩迷已逐物衆生顛倒

楊無爲

簷前雨滴聲正在眼中鳴貪他蓑笠者失却舊茅亭

長靈卓

順流逆流轉物物轉良哉觀音快逢其便出身脫體
自分明門外依前雨滴聲

圓悟勤

收續明頭便打暗裏閃過盡底活時死中要坐門外簷
間雨滴聲衆生顛倒逐迷情可憐洎不迷已處出得
身來體未明

月堂昌

簷頭雨滴階前地濕法法現成人信不及更問如何
長江水急

慈受深

簷頭雨滴聲歷歷太分明若是未歸客徒勞側耳聽

白楊順

門外依然雨滴聲萬般巧說爭如實平生心膽向人
傾相見還同不相識

已菴顏

直下全提是鏡清脫難出易語分明這僧更是能親
切聽得簷頭雨滴聲

寶葉源

增鏡清問僧門外是甚麼聲曰蛇蛟蝦蟆聲師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頌曰

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

已菴顏

增鏡清問僧門外什麼聲曰鶉鳩聲師曰欲得不
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頌曰

聞聲見色非聞見見色聞聲是見聞欲得不招無間
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已菴顏

增鏡清因僧問聲前絕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
洗耳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祇
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鴈驚起後池

秋 頌曰

飄風揚塵落花流水聲前絕妙無處著鶩驚起後池
秋許由不洗耳容貌好西施開唇不露鶩

方菴頌

鏡清因僧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

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 頌曰

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
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

雪竇竇頌

語見人心苗見地 頭痛痒喝如聾諸方開口不同

用寶印全機繼祖風

佛國白

啐啄之機不謬傳軒轅寶鑑正當軒萬緣喪盡泥中
土四海澄清月在天本分鉗鎚須煅煉自家爐鞴且

磨研相逢莫問叅玄事此去西天萬八千

佛鑑勤

河目海口釘觜鐵舌雞宿鳳巢素非其鴨直饒啐啄

同時未免當頭一劄

佛性泰

收增 鏡清因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從這裏流
出 頌曰

從這裏流出滔滔無盡日巨浪湧千尋誰知無一滴

無準範

收增 鏡清一日於僧堂前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

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畫一圓相僧曰若不

久叅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

宗門統要作師曰還我草鞋錢

來
雪竇云泊被打破蔡州 圓悟云爛泥裏
有硬刺 頌曰

鏡清湖心拋一餌錦鱗躍浪上鉤來幾乎掣斷竿頭
線引得傍觀下釣臺 石溪月

收增鏡清問雪峯古人有言峯便倒卧良久起曰問
甚麼師再問峯云虛生浪死漢 頌曰

尋常愛客恨無來及至人來懶話陪空卧早知眠不
當虛勞紅焰落寒灰 投子青

收增鏡清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
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

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 頌曰

七寶盃酌蒲萄酒金花紙寫清平詞春風院靜無人
見閒把君王玉笛吹 心聞黃

新年佛法答云有小盡依前二十九玉麟掣斷黃金
勒却向雲中大哮吼 懶菴樞

附增又僧問明教寬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

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師曰張
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師曰明
教今日失利 頌曰

新年佛法答云無會得依前在半途誰把扁舟清夜

笛月明吹過洞庭湖

懶菴樞

新年佛法播真風笑殺街頭賀歲翁三級浪高何處去謾將雙劍定雌雄

雪堂行

南堂興云鏡清道有時失利明教道無亦失利且道謊訛在什麼處 徑山杲云一人向高高峯頂立不露頂一人向深深海底行不濕脚是則是未免有些謊訛 頌曰

新年景物漸舒蘇佛法徒勞問有無得失是非都喪却波斯鼻孔自來麤

建隆原

穩密田地神通游戲佛法新年頭有無俱失利一槩

等虚空豈容立巴鼻草上之風祖令行誰云雷罷不停聲

圓悟勤

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鬚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收却劍釣魚船上謝三郎

佛鑑勤

增福州鼓山興聖神晏國師

嗣雪峯

一日叅雪峯

峯知其緣熟忽起搗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頌曰

驀被曾郎擲著曾平生途路忽然窮無端擡手輕搖
曳笑倒南方大頂峯

竹屋簡

收增鼓山上堂垂語曰鼓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
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麼曰傷風師曰傷風卽得

頌曰

遼空一箭九重城雪老門風儘有聲見說禁班宣號
令那邊渾不許人行

虛堂愚

收增鼓山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
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五燈會元於此偈下曰

師舉問僧

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

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
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
師便打趲出院 頌曰

國師樣子太慈悲入草何如出草時射透九重聖箭
子依前特地隔天涯

石溪月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顯雪峯

上堂曰今夏與諸

兄弟語論看翠巖眉毛還在麼

此依傳燈所載

五燈會

元與傳燈異乃曰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

巖眉毛在麼

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保

福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

私門 頌曰

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老倒保福
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珪無玷誰辨真假
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雲甘寶顯

青山岌岌綠水滔滔穿過鼻孔落盡眉毛

大洪遂

作賊保福擔枷過狀生也長慶迷真逐妄掩關雲門
秋江月亮老倒翠巖眉在眼上

死心新

收金鎚血色透雲袍閭外威權膽氣豪打破魔王山
鬼窟碧潭深處釣鯨鰲

南堂興

天魔訪佛桀犬吠堯巍巍大人聖德可昭

蒙菴岳

萬鈞之弩射何人箭未離弦已喪身帶累盲龜失浮
木欲來火裏透金塵

伊菴權

發言先要心無愧爲事應須理處長莫學里閭無信
者從朝至暮錯商量

虛堂愚

太原乎上座

嗣雪峯

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

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曰如今生也汝道在
什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
子來山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山罔測乃毆之

一拳 頌曰

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何處叢林老作家俱昧藏身句

鼓山雖見機未免撐門戶
搖扇太原孚播弄間家具
山中春色深飛花落無數

佛慧泉

父母未生前生也只如然
一般拈掇能奇特直下渾
如火裏蓮輝今耀古極妙
窮玄大可憐清風長滿座
一念八千年

圓悟勤

續高安灘頭百雜碎象骨峯
前眼搭癡敢道鼓山無
鼻孔叢林千古笑嘻嘻

正堂辯

增孚上座叅雪峯峯聞乃集衆
師到法堂上顧視
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
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
頌曰

李廣將軍古今無對深入虜庭
全身遠害不動干戈
羸小捷至今邊塞嘉聲在

海印信

雪峯集衆待孚公上堂一顧便西
東明日却云曾觸
忤公案從來是幾重

本覺一

針頭削錢牛背拔毛多將少使冷
作熱燒直上法堂
便下去觸忤和尚重解註知是般事
休便休茫茫塞
壑與填溝

月堂昌

壯氣如虹上法堂就籬縛健恰相
當若言觸忤老和
尚雪上無端又著霜

杆巖王

增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
有禪者阻

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
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曰某甲素
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
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
曰請座主更說一徧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
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
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
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當
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
是座主輟講旬日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

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
鼓角聲忽契悟扣禪者門曰阿誰師曰某甲禪
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
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
孔搔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曰且去來日相
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頌曰

一曲單于風引長乎公聞處是官商至今夜夜維陽
客空聽樓頭聲斷腸

本廩一

誰將畫角吹江城一曲梅花隔岸聽宿酒乍醒金鴨
冷海棠枝上月猶明

懶菴樞

增

孚上座掌雪峯浴室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什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瞋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語峯曰汝著賊也 頌曰

象王象子儘相隨岸上人看蹄踏蹄香草細餐知飽足歸來不待日頭低

虛堂愚

孚上座因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

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趲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却有鄉情在 頌曰

洞天無壁月無遮朝斗先生扣齒牙風撼古壇松子脫打反頭上楮冠斜

絕象鑒

青童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半夜歸來花底

過金鞭敲落亂紅飛

竹屋簡

二

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
處分明有路直通霄

雲門
宗主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

嗣雪峯

示衆曰人人自有

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
光明自代云厨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頌

曰

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
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

雪竇顯

徹底昏昏不待看拄天拄地黑漫漫三門厨庫長相

對一徑松風滿院寒

白雲端

恍恍惚惚若亡若存築著磕著厨庫三門金烏照不
破玉兔又西奔不知是何物能爲天地根

佛心才

夜明簾外千峯秀鸞鏡臺前萬象殊掃蹤滅迹不立
錙銖誰爲佛殿誰是香厨敲出鳳凰五色髓擊碎驪
龍明月珠

圓悟勤

黑黑無間東西與南北厨庫三門相對高撐天拄

地同聚墨雖然好事不如無敢保韶陽會不得

正

覺逸

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三門與厨

庫此時明暗自然分

蔚嘯巖

雲門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
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
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 頌曰

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
自看

雲竇顯

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
下不覺呵呵咲幾回

白雲端

看看野草閑花極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
瀟湘岸

瀟山秀

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

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佛心才

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燦地堆山積嶽撥破面門

兮蓋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粘去縛罷却干戈百草

頭萬里秋天飛一鷲

圓悟勤

續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躇放過一著

遜菴

隱隱烟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
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斷橋倫

雲門示衆曰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
道將一句來衆無對自代曰日日是好日 頌

曰

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
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籍
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雪竇顯

海印信

日日是好日誰言無等匹甜瓜徹蒂甜未必甜如蜜

大洪恩

冰消河北岸花發樹南枝到處有春色天涯亦早歸

上方益

續破二作一分三成六著串數珠數不足南辰信手

攀北斗回身觸豁開戶牖正當軒玉兔金烏如轉軸
傳不傳得不得那知陌上春條綠

圓悟勤

日日是好日佛法世法盡周畢不須特地覓幽玄只
管鉢盂兩度濕

尼無著總

雲門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起手曰觀
世音菩薩將錢買餠放下手曰元來祇是餞
頭 頌曰

買得欣欣急走歸不知放手却成非直饒超過毗盧
頂也落韶陽第二機

上方益

小院春風特地寒
佳人寂寞倚闌干
斷腸曲調無人聽
更把琵琶月下彈

慈受深

見色心光現聞聲道已彰
掣電光中分皂白
海潮音裏辨宮商
韶陽老慈門普發機
直用千鈞弩

圓悟

見色明心事已差聞聲悟道更交加
觀音妙智慈悲力
荆棘林中優鉢華

徑山杲

南無觀世音菩薩補陀巖上紅蓮舌
不知成佛是何時
打刀須是并州鐵

鼓山珪

撒落非他安排不多蓋
覆自在隱顯包羅
擡頭失却舊時路
拈篙便上別人渡
轉易作難拔貧成富千

人萬人恁麼去

月堂

頓超見色聞聲句不涉
明心悟道言花落
鳥啼巖下寺月明
人喚渡頭船

雪菴

一曲風前信是誰
調高爭肯落
今時見無人會
曲中意又把雲簫特地吹

簡翁

雲門每見僧必顧
視曰鑒僧擬議乃曰
咦後德山圓明大師
刪去顧字謂之抽
顧叢林目雲門顧
鑒咦有抽顧頌

頌曰

雲門抽顧笑嘻嘻
擬議遭他顧
鑒咦任是張良多計
策到頭於此也難施

北塔

雲門抽顧自有來由一點不到休休休

真淨文

韶陽一鑒生錢餒餒直下咬破莫怪相賺

鼓山珪

續攷雲門抽顧頌衲僧眼皮重眼皮重七八量雷車打不動打不動抽顧頌時念彌陀三兩聲追薦東村李鬚子生西天山裏孟八郎强健福田院裏貧兒叫喚乞與我一文大光錢

五祖戒

韶陽爲人最急切未入門來已甄別若於顧鑒裏承當大棒打落天邊月

典牛游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人

讀書

五燈會元作有讀書人來報或作門外讀書人報來

頌曰

藁林在處有家風且與雲門事不同門外若有讀書者任是顏回亦不通

北塔祥

家風施設不無私獨有雲門語可疑偏囑讀書人若到急來通報汝須知爲他老杜王摩詰愛我高吟落韻詩

覺海元

讀書人到切須看無絃難遇知音者端的家風說與君沒階趨進翼如也

佛慧泉

續攷讀書人報來豈在之乎者孔子與周公皆不及門也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日裏看

山頌曰

日裏看山也是常西來祖意謾商量金毛獅子希逢
有多是狐狸喚作狼

北塔辨

日裏看山好清風拂白雲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東京澤因佛日

日裏看山滿眼青千巖萬壑闔縱橫洞門疑是雲遮
斷到者須知路坦平

楊無爲

日裏看山言簡語端後進初機切在諦觀

黃鑒勝

匡真不惜兩莖眉日裏看山對祖機臘月火燒春又
綠只宜飛走會相依

三祖宗

雨餘江上兩三峯堆疊烟嵐不記重眼裏看來端的

瞎耳根聞處出天聰

佛鑑懃

續改坦然曾問老師安爭似韶陽一句傳日裏華山仙
掌露夜深猿叫月當軒

茂子青

日裏看山大難大難重重峭壁疊疊危巒只見嵐光
拂拂爭知瀑布潄潄

上方亮

日裏看山好好在什麼處要見老雲門不落第二句

月林觀

日裏看山酬所問分明開口見心肝若於句裏求宗
旨墮在差我疊嶂間

退耕寧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二

吳江居士沈正修正性正志共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二卷祈亡母徐氏
孺人往生安養豫章沙彌德定對長洲徐氏
普書江寧魏繼浩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五

清源下第六世之三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
身頌曰

藏身北斗最分明只爲人多見不精巧妙妄陳心意
解却如平地作深坑昏燈日晝何曾易青竹黃花滿
地生

汾陽昭

老倒雲門泛鐵船江南江北競頭看可憐無限垂釣
者隨例茫茫失釣竿

雪竇題

雲門透法身法身何許人鴈回沙北塞鸚鵡戀西秦

靈竹通

南嶽峯高北嶽低行人泣淚雨遲疑火星昨夜移牛
斗照見西瞿人不知

投子肯

鑿斷龍門透碧津洪流驟雨豈停塵謫仙拏月沉江
底漁舟笑殺謝家人

天衣懷

要透龍門特地難却成平地起波瀾凡鱗欲得風雷
便且向桃花浪裏看

佛印元

人問透法身隨宜爲指陳大地如膠漆長江波盛掣

法華舉

北斗藏身句雲門道處看南辰分六角北斗七星攢
春雨霏霏潤秋風颯颯寒崑崙牽白象謬謬入大安

浮山遠

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

王潤林

子直至如今謾度量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時人欲識藏身
處拈起簸箕別處春

黃龍南

雲門透法身從此沒疎親盡道和風暖三春寒更新

道吾真

東西南北上下四維橫身宇宙撥破須彌

甘露天

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
白雲端

貴等閑不奈幪頭何

北斗藏身句有由未明南北起戈矛風清月朗無雲

照覺總

夜莫認文星作斗牛

東湧西沒北斗藏身法王法令德非有隣

眞淨文

北斗藏身句最玄未明向上謾勞傳黃河輓底流今

古華嶽三峯頭指天

三祖宗

藏身北斗最分明四畔無雲廓太清猿鳥自啼山自

寂水流巖下響泠泠

草堂清

北斗藏身坐不安開軒落日倚危闌雲收月出空如
佛心才

水剎剎塵塵總一般

何事文星與酒星一時分付與先生高吟大醉三千

首留與人間伴月明

五祖演

透出毗盧頂上光夜來星轉斗中藏禪家不掐天師
張無盡

訣也解交乾步踏罡

北斗藏身句商量幾萬般貪觀天上月誰覺骨毛寒

疎山如

雲門透法身分明語露親移步登山頂峯高與月隣

楚安方

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
咲屈指擡頭月半天

普雲圓

續收

雲門透法身劃斷釋迦音文殊休惆悵普賢謾沉

吟

五祖戒

北斗藏身事坦然法身無狀透何邊後人不曉前人
意水底撐船捉月天

法華舉

北斗藏身句擬議卽差訛鑽天白鷄子不戀舊時窠

慈受深

飽粥飽飯一味齣齣早眠晏起何待封侯

與牛游

昨夜東風落萬紅半隨流水半隨風何須短艇撐明

月自與桃源一派通

開善祖

藏身北斗道彌昌三脚蝦蟆著錦襠多少病猫食死
鼠日中擡首眼無光

東山空

天地廣無邊何云藏北斗跛脚老雲門未明三八九

天目禮

北斗裏藏身虛空中出沒道得一句來日頭東畔出

橫川珙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

頌曰

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錢鎚重下楔閭浮樹下咲呵呵

雪竇顯

昨夜驪龍掬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椀

對一說遼天鶻萬重雲只一突韶陽老韶陽老南北

正覺逸

東西無處討

對一說卷盡五千四十八風花雪月任流傳金剛腦

五祖演

後添生錢

對一說何卓絕磊塞虛空一團錢飢來不顧飯如雷

龍門遠

箇箇聚頭爭嘴齧

對一說五教三乘盡該攝龍宮海藏任縱橫水底泥

佛性泰

牛吞却月

續

海藏龍宮金文玉牒逗器觀機破關擊節三百餘

會振綱宗四十九年同箇舌阿刺刺對一說諦當之

言如截錢

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

師曰倒一說 頌曰

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

雪竇顯

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

倒一說清人骨萬里無片雲拋下一團雪別別老大

禪翁甘減舌

正覺逸

倒一說這饒舌無端都把天機泄四海九州徒蹶蹶

飛出龍宮鑕璫穴

野軒遺

續

是賊識賊以楔出楔鳥迹空雲鏡像水月教兒師

子迷蹤訣上樹老猫安身法活鱖鱖倒一說等閑翻却狐狸穴

圓悟勤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

頌曰

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觜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箇箇無視長者子

雪竇顯

朝打三千未爲多暮打八百未爲少鉢裏飯兮桶裏

水人前切忌無分曉

白雲端

塵塵三昧彼彼不外千峯向嶽百川赴海更無一法不如來只箇堂堂觀自在

天童覺

見之不取思之千里杓聽將來竺籬無耳二月三月花開時路岐芳馥春風起直下是休擬擬鉢裏飯桶裏水

湛堂準

續

鉢裏飯桶裏水開口見膽求知已擬思便落二三

機對面忽成千萬里韶陽師較些子斷金之義兮誰與相同匪石之心兮獨能如是

天童覺

塵塵三昧鉢飯桶水雲門眼中者僧身裏捏合起來

無處藏堅著磕著埋没你

月堂昌

鉢裏飯桶裏水狗子咬人不露齒堪笑韶陽老古錐

倒地至今猶未起

無菴全

南頭買貴北頭賣賤只可聞名不可見面

且菴仁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

五五燈會元作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頌

曰

臘月二十五一曲超今古鎮州大蘿蔔生長在深土

佛慧泉

雲門一曲二十五不涉宮商角徵羽有人問我曲因

由南山起雲北山雨

黃龍南

臘月二十五一曲無人舉韶陽老古錐屈指從頭數

楊無爲

一曲韶陽古調清多年木石化爲精廣陵傳去人何

在留得杜鵑啼月明

大洪遂

臘月二十五騎驢不打鼓春風百草生塚上添新土

真淨文

臘月二十五韶陽曲調普欲會箇中意先天爲心祖

通照逢

憶昔雲門老古錐曾將今日示當機奇哉二百年來

事長作胡笳曲調吹

圓通偈

雲門曲調格何高轉使愁人不奈何明月清風無價

數一時分付與仙陀

長靈卓

韶陽一曲二十五不屬五音亘今古剎剎觀音妙智

力塵塵能救世間苦

旻古佛

續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新一回聞舉著笑殺洛陽

人

訥堂思

臘月二十五雲門沒腸肚一曲盡情彈淳音超太古

明眼衲僧休莽鹵

旬堂允

雲門一曲徹髓徹骨霽雪千峯寒梅破萼啐啄公子

風流鳴木鐸

松源岳

雲門一曲從來無譜韻出五音調高千古就中妙旨

許誰知幾擬黃金鑄子期

無準範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 圓悟

云一不立 頌曰

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道付神光

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峯

宿

雪竇寶顯

六不收兮調最新能歌何待繞梁塵和風滿檻花千

樹不換乾坤別是春

白雲端

一不立六不收突然那更有踪由無限青山留不住
落花流水太悠悠

圓悟勦

收村歌社舞那伽定疥狗泥猪清淨身透徹根塵無
佛法優曇花現十洲春

秀巖瑞

六不收一不立清淨法身何處覓夜來一陣吹葉風
掃盡浮雲月照壁

掩室開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餠餅

頌曰

超談禪客問偏多縫罅披離見也麼餠餅壑來猶不
住至今天下有謔記

雪竇顯

天皇蔭子孫龍潭得一箇三代渾崙吞無人敢咬破
始自韶陽拈出來爲貽其福却貽災當時病本無人
削迄至而今成禍胎

正覺逸

超佛越祖若何宣充齋餠餅恣情餐湖南展鉢新羅
咬大食波斯索渡船

慈明圓

杜禪和杜禪和一箇餠餅不奈何禮拜任君頭著地
海東船子過新羅

雲峯悅

雲門餠餅模樣小爭似法華爐竈大飽來一任帶刀
眠誰問西來閑達磨

白雲端

超佛越祖之談觀面相呈誰領不知箭過新羅動地

閑爭餠餅

真淨文

韶陽餠餅答禪人佛祖之談道最親不落言詮休擬
議回頭識取自家珍

雲居祐

駕空欲上九層霄脚下紅絲繫轉牢賴是龍泉未出
匣且施一割用鉛刀

道場如

堪悲堪笑老韶陽餠餅拈來撲鼻香端的若知滋味
者不勝滿面負慚惶

文殊道

作家手段不隨流餠餅拈來答話頭任是衲僧超佛
祖到頭不換飽齣齣

黃龍震

雲門餠餅對超談多少禪流看不穿若是孔門真弟

子自然知道化三千

佛燈珣

續

雲門一枚餠餅天下衲僧咬嚼若非錢作牙關往
往麤圖吞却吞時易吐時難莫道從來麤一般踏著
韶陽關捩子方能平地起波瀾

慈受深

超談餠餅應時機逐塊知非師子兒敗葉霜風都掃
盡古松方見歲寒枝

水菴一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
上行 頌曰

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

佛慧泉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變現自分明
日面月面過佛手驢脚呈皆承此恩力言外度迷情
眞淨文

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舉步落深坑誰知獨足拖泥
水不薦回途十萬程
雲溪耕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促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
大洪預

續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
更
湛堂準

東山水上行褊衫不染皂壁上畫枯松後園驢喫草

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沙蜂爛醉和衣倒
菴體

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
覺報清

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
拍一曲涼州恰二更
石堂瑤

東山水上行乾元貞亨譏訛一箇字才子競頭爭
率菴琮

諸佛出身處千般謾度量東山行水上眨眼過扶桑
制支班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乾屎橛 頌曰

稽首金容乾屎橛應物現形如水月香臭皆從佛口
生凡聖從教同一舌

佛鑑斂

我佛如來乾屎橛隨機平等徧塵寰迷頭認影區區
者目對慈顏似等閑

太平古

問佛唯言乾屎橛非獨抽釘兼拔楔不是韶陽老古
錐爭得親言出親舌

佛燈珎

不用唐言譯休將梵語傳摩醯首羅眼對面隔西天

鼓山珎

雲門乾屎橛全超法報化無事出山遊百錢杖頭掛

徑山杲

問處分明答處新半同含笑半同嗔君看陌上二三
月那箇枝頭不帶春

惠因淨

續收韶陽乾屎橛多年硬似錢堪笑韓獩不奈何信信
怨恨天邊月

典牛游

雲門大作師子吼剛把衷腸爲誰剖眼似流星尚懵
然狂夫逐臭爭知有君不見巖頭有語兮咬人屎橛
非好狗

懶菴第

問佛答云乾屎橛明明此理難分雪金剛寶劍倒殺
人鈍鋼止用新羅錢

蒙菴岳

雲門小厮兒大作師子吼鼻孔得半邊不知失却口

松源岳

祇箇乾屎橛雲門太饒舌喪盡目前機虚空迸出血

圭舜菴常

雲門因僧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曰體露金風

頌曰

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三句可辨一鐶遼空大野兮涼
颼颼颼長天兮踈雨濛濛君不見少林久坐未歸客
靜依熊耳一蓂蓂

雪竇顯

體露金風觸處周何須葉落始知秋清風樓上當年

事直至如今笑未休

泉大道

問標答旨答徹問宗樹凋葉落體露金風如今要識
雲門老秋後霜林盡變紅

靈源清

因行不妨掉臂求他不求已面前山子猶存處處
無風浪起一聲鴻鴈忽聞盡在愁人窠裏

長靈卓

樹凋葉落何時節體露金風九月天滿目真如人不
會一川風月正儵然

佛鑑

涼風落木楚山秋滿樹寒蟬噪不休紅蓼白蘋開兩
岸不知誰在釣魚舟

佛性泰

金風體露復何言大道從來絕變遷一葉飄空天似

水臨川人喚渡頭船

白楊順

牧皮毛脫落盡惟有真實在全體露金風超然三句外

本覺一

寂寂寥寥空索索徧界紛紛黃葉落東西南北絕遮

攔萬里長天飛一鶚

在菴賢

樹周葉落聊伸問體露金風錯指蹤帶累兒孫無豹變等閒落在草窠中

天目禮

雲門因僧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

山頌曰

不生一念豈通宗真偽分於一句中築著眼花兼杜

口須彌當面作屏風

洞山曉

念不起須彌山就中崎嶇路行難競向海門遙仰望
四溟浩渺七金寒

正覺逸

作者縱橫終不虛應機湧出須彌盧人窮不到金剛
際相逐年年役路途

黃龍南

不起一念須彌山逐語隨言會轉難錦鱗尾平生

事剛被平人把釣竿

楊無爲

須彌山塞宇宙千眼大悲看不透除非自解倒騎牛

一生不著隨人後

白雲端

萬仞峯前立太乖須臾眨眼落懸崖通身不損毫毛

者天上人間不敢埋

保寧勇

問答隨機或淺深雲門終是飽蓊林如今競逐須彌
走無限平人被陸沉

佛陀遜

不起一念海湧須彌把來使用休別針錐

真淨文

善對機宜作者難眉毫無際現毫端西來穿耳攢眉
過南海波斯仰面看

照覺總

須彌山聳見還難烟水漫漫萬仞攢欲覓雲門端的
處把住清風一問看

地藏恩

一念沉沉過有無亘空拈出大彌盧直饒玉兔金烏
忽宮殿巡遊落半途

張無盡

巍巍一座大彌盧荷負非千氣力羸縱使不隨言語
會却來當面受塗糊

徑山杲

明鏡當臺湛如水無端特地起塵埃積成山嶽面前

立千手大悲擘不開

佛性泰

一波纔動衆波隨汨沒塵寰幾箇知突兀須彌橫宇
宙縱橫妙用更由誰

疎山如

續不起一念向道須彌舌頭一瓣肉口唇兩片皮雲
門機用妙如許不落是非知不知

天童覺

石筍抽條泥牛吼月誰料同舟自胡越應機湧出須
彌山一念不生何處雪金剛寶劍當頭截

圓悟勤

不起一念須彌山特立當頭著眼看拈一縷絲輕絆

倒家家門底透長安

水菴一

松源岳

不起一念突出須彌聖凡莫辯箇老古錘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

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 頌曰

花藥欄莫顙頂星在秤兮不在盤便與麼太無端金

毛師子大家看

雪竇顯

遊子奔馳不少安但知門外逐歌歡自家田地荒來

久只看人間花藥欄

枯木成

是處三春花藥欄五湖禪客不須看尋枝摘葉應難

會牙爪分明子細觀

雲溪山本

金谷春光長滿眼紅藥花梢香爛熳昨夜西風一陣

寒徧地殘芳落何限王孫醉倒不知歸猶向欄邊索

金盞

上方益

清淨法身花藥欄眉毛剌倒須彌山誰將玉笛傳淒

怨吹過蘆花明月彎

佛智裕

續清淨法身花藥欄分明一點不相瞞有誰得意春

風裏時到堦前子細看

退耕寧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遊山翫水

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曰賴遇維那不在 頌

日

南嶽山前徑山後瀑布聲如雷電吼拈却笠子露頂
行踏著草鞋赤脚走

佛慧泉

學人自己游山翫水只知踏破草鞋忘却來時年幾

楊無爲

游山翫水須究宗旨莫作等閑游山翫水

黃蘗勝

杖藜林下步莓苔擾擾勞生眼未開好是落花隨綠
水一時流出洞中來

地藏恩

游山翫水事尋常早晚歸來鬢欲霜踏破草鞋回首
看數聲猿叫白雲鄉

開福寧

續游山翫水數如麻誰識韶陽老作家截斷跛師三
寸舌回頭總是舊生涯

肯堂允

游山翫水萬萬千千孰透韶陽語中帶玄

錢山仁

朝西天暮東土翫水游山徐行款步是則不動道場
不是亦在裏許誰爲證明石霜角虎

歇堂定

東村王大翁從來不睹是却將別人田喚作自己地

絕象鑒

雲門因僧問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甚
處懺悔師曰露 頌曰

石火流星曾未急璇璣電轉一何遲雲門露字突然

出著眼看時鷄子飛

正覺述

簸土揚塵無避處將門直到御樓前回頭不見來時
路下是黃泉上是天

白雲端

露超宗越祖人言渠爇返魂香我道伊搗塗毒鼓

天童覺

收鐘重關金鎖不用鑰匙舌根不動韶陽已知

典牛游

椎鑼播鼓轉船頭席卷波翻喊激流赤脚上船乘快

便順風相送下楊州

正菴顏

雲門露猛如虎達磨師不是祖豈不見鹽官老須彌
爲椎虚空爲鼓又不見禾山老解打鼓休莽鹵甜瓜

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喝一喝

應菴華

斗換風雷吼星移海嶽昏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退谷雲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普風穴云

瞎黃龍心云更道箇瞎且圖兩得相見頌

曰

普之一字豈尋常擡首須看掣電光擬議思量生會
解堪嗟剗肉作身瘡

洞山聰

普之一字天然別著眼看時如電掣宇宙茫茫無處
尋秤鎚踏著硬如鍊

正覺逆

說佛說法廣鋪舒矢上加尖也太愚明眼衲僧傍觀
見一條拄杖兩人昇

大愚芝

頂上有來真箇瞎輝天鑒地不同時大悲手裏休擎
手獨自夜行誰得知

白雲端

但無一切心自然合大道應用在臨時莫分妙不妙

真淨文

應機無出老韶陽法眼諮詢普字當機會若非師子
子一場閑夢過瀟湘

圓通偈

牧續正法眼普伶俚衲僧多錯舉休錯舉冬至寒食一

百五

楊無爲

明暗雙雙照用分幾人親到孟嘗門街頭不識真彌
勒却向靈山問世尊

瞻堂遠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曰響 頌曰

有問啐啄機雲門答云響昨日雷震天夜來山水長

真淨文

啐啄之機響字酬過空雷電忽傾湫夜來霽霽漫天
雨幾處波濤打釣舟

圓通偈

牧續白牯問狸奴虚空酬萬象電激不停踪谷虛誰答

響啐兮啄兮清機歷掌回頭轉轉秦時舌上葛藤

長萬丈

心聞贊

一啐一啄當頭響合母不離窠子已出殼

絕象陸金

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劔師曰祖 頌曰

吹毛寶劔問雲門來者投機豈更存路逢劔客如何
北塔旂

也甌人攜手向南奔
吹毛寶劔不須抽逆匣清光射斗牛日用全彰人不
見雲門祖字爲君酬

雲溪恭

三尺秋光匣裏藏時逢作者露鋒鏑如今四塞狼烟
靜不展紅旗歸故鄉

圓通偈

放增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劔師曰豁又曰齒

頌曰

誰謂吹毛劔雲門豁可知一朝權在手方見令行時

眞淨文

雲門因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
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
麼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頌曰

灼然水月非難取自是時人手不親韶石老師拈出
了關山重疊越光新

白雲端

徧界不藏清波澄寂互換投機箭鋒相直提起向上
鉗鎚石火電光莫及便恁麼隔關山碧潭雲外不相
關

圓悟勤

續盡却命根方可開門一挨一授電湧雷奔佛法水

中月耳裏眼裏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南北東西知

幾幾
月堂目

清波無透路轉處少人知所却月中桂清光付與誰

湛堂深

雲門示衆曰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箇是自
已
頌曰

藥忌由來鑒作家示徒親切病如麻十方三世諸知

識赫日光中雷電車
五祖戒

藥病相治事可嗟如何於此墮羣邪未語已前誰辨

的泊乎開口見萌芽不在思惟休卜度徒勞管見强

紛拏世上多有如斯者不知羞恥數如麻
北塔祥

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途自寥廓

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雪竇顯

左眼不見山河右眼不見日月直得百花開時一一

爲君分別
白雲端

續被裏出指水中露背屈指眼開搖背身起藥病不

相治何須盡大地反笑老雲門失却娘生鼻
月堂

太謊訛全殺活絕承當無摸索寰中意氣闔外籌略

倒退三千里盡大地是藥錯錯利劒七星光閃爍

圓悟勤

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
語僧曰是師曰話墮也 頌曰

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捩轉妙全收箇中密意人難
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禾山方

萬丈龍門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綵綸
上不見蘆花對蓼紅 月菴果

問來答去無偏黨錢壁銀山作麼通縱奪臨機言語
墮遂令千古動悲風 疎山如

收補與奪雙行定是非韶陽用處太孤危這僧若與金

剛眼趙壁連城一道歸

曼古佛

分明寫出與君看意在鉤頭不在盤縱使石人開得
口不知猶被舌頭謾 松源岳

當的帝都丁伊憂乙噎嚶若教呼吸正悞殺世間人
石鼓吏

收增雲門曰衲僧家須有巴鼻方識得天下人如何

是衲僧巴鼻代云德山 頌曰

雲門舌上有龍泉愛把金針黑地穿要會衲僧巴鼻
子一條紅線兩人牽 慈受漂

收增雲門普請搬柴路次見僧遂抛下一片柴曰一

大藏教只說者箇 頌曰

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口透長安一條大路平如掌自是時人措足難

慈受深

汝水向東流楚水從南至皆歸大海中鹹淡同一味

頂門具眼底衲僧試向其中辨淺深

佛性泰

一大藏教說這箇雲門飄下是甚麼直饒於此徹根源眨得眼來還蹉過

浙翁談

增牧雲門因僧問生死到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

我生死來

一作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在什麼處

頌曰

針眼魚吞大千界鱖螟蟲吐妙高山太虛包括無遺

漏萬彙全歸指掌間起復滅去還來石橋路斷通身黑那是華頂是天台

圓悟勸

飢便喫飯困來打眠長安城外一望平田絕中邊離言詮將軍不識烏騅馬海底犀牛把角鞭

默堂定

牧增

雲門因僧問秋初夏末前程若有人問作麼生

祇對師曰大衆退後曰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

還我九十日飯錢來 頌曰

大衆退後衲僧去就豈用機關那容體究叢翁老熟慣風波撓棹不施船放溜

天童鹿兒

夏末秋初萬萬千石頭路滑脚皮穿這僧劒刃翻身

疾也被雲門索飯錢

石田薰

增補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

汝道卽不難作麼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
鑒卽且置作麼生會法身曰與麼與麼師曰這
箇是長連床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
飯麼僧無對 頌曰

西江一吸竟無痕三世如來一口吞鳳髓龍肝香積
飯萬般嘗過不須論

南堂典

三

韶陽機鋒迅雷霹靂僧問法身喫飯不喫學語之流
卒說不出山河大地聊充飢四海五湖輕一吸

未識雲門向上機祇尋向下轉生疑通身是飯如何
喫無口從來亦不飢

增補雲門問新到你是甚處人曰新羅人師曰將什

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曰爲什麼在我手裏曰
恰是師曰蹠跳無對 本覺一云者兩箇有頭
無尾漢乃頌曰

新羅衲子罕曾逢風月詢來也略同可惜爲山爭一
簣徒勞賓主各無功

增補雲門曰三家村裏賣卜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

不定僧便問忽然卜著時如何師曰伏惟 頌

曰

賣卜三家村裏頭吉凶禍福辨端由忽然卜著僧來問生死唯將一句酬

本覺一

牧槽

雲門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時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

曰蘇嚕蘇嚕 頌曰

舉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

水菴一

聲如鳴玉靜邊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繡衣猶把麝香熏

虛堂惠

將軍令下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驟者不知身已陷重圍

斷橋倫

牧槽

雲門示衆曰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無

語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僧遂問師曰一條綰三十文曰如何是一條綰三十文師曰打與自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頌曰

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觀新羅國裏僧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雪竇實顯

一道神光初不覆藏超見緣也是而無是出情量也

當而無當巖花之粉兮蜂房成窠野草之滋兮麝臍
作香隨類三尺一丈六明明觸處露堂堂

天童覺

油然南山雲沛然北山雨露柱咲呵呵燈籠超佛祖
中涌邊沒西天東土樓閣門開盡日閑野老不知何

處去

圓悟勤

古佛頭拄天露拄脚踏地上古今來成一體頭拄天
兮戴帽子脚踏地兮沒草鞋同赴大悲院裏齋

佛

鑑勲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三

刑部郎中金瑄于玉立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三卷 豫章沙彌
德定對 長州徐普書 上元劉榮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七世之餘

清源下第六世之餘

增補

雲門有時云燈籠是你自己把鉢盂噉飯底不

是你自己已有僧問飯是自己時如何師曰者野

狐精三家村裏漢師却曰來來不是你道飯是

自己曰是師曰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 頌曰

終朝噉飯費工夫不識燈籠是鉢盂多少三家村裏

漢忙忙樹上捉鮎魚

慈受深

增雲門示衆曰拆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

我一一拈出來看自代曰上中下 頌曰

昔年曾和睦州關負義忘恩當等閑見說吳音俱變

盡語言似廣南蠻

虛堂愚

增雲門因僧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佛亦是塵

卮菴顏爲廬山圓通西堂爲衆入室舉此公

案問慈元菴慈隨聲便喝以手撥曾曰佛亦是

塵復頌曰

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

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增雲門因僧問如何是雲門一路師曰親 頌曰

雲門一路親眼裏不容塵自從五代干戈後得見昇

平有幾人

楊無爲

增雲門示衆曰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

河大地甚處得來 頌曰

拄杖子吞乾坤徒說桃花浪裏奔燒尾者不在拏雲

攫霧曝腮者何必喪膽忘魂拈了也聞不聞直須灑

灑落落休更紛紛紘紘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

難放君

雪竇

養就黃龍變化材，驀然平地一聲雷。比圖對面教人見，吞却乾坤吐出來。

佛鑑勲

衲僧拄杖子爲龍，却不尊橫拈吞佛祖倒握撼乾坤。眼裏有睛皮有血，直須一棒一條痕。狸奴白牯休相笑，只今親侍絕兒孫。

菽子舒

增

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師曰：割。頌曰：

久雨不晴雲門道，割陽鳴奮羽翰。蛟龍縮鱗鬣爲是時，節爲是佛法一箭兩垛。謾猜量眼裏瞳人眉搭颯。

佛智裕

雲門這一割，吹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

月坡明

增

雲門問僧：近離甚處？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

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

手，僧無語。師又打。頌曰：

虎頭虎尾一時收，凜凜威風四百州。却問不知何太

險，師云：放過一著。

雲棲寶顯

將成之山不進一簣，老倒雲門坐而獲利。釣鼇釣鯨，手段高慣；曾下海涉波濤，緩放急收，自得便浮家泛宅。何飄飄。

月堂昌

增

雲門因僧問：一切智通無障礙時如何？師曰：掃

地潑水相公來 頌曰

掃地潑水相公來人人明鏡掛高臺碧油幢下呵呵
咲青眼何妨特地開

慈受深

掃地潑水相公來聲高隘喝綉旗開天上玉麟來瑞
世堪作人間將相才

水菴一

一切智通無障礙掃地潑水相公來覲面當機如激
電寒山撫掌咲哈哈

拙菴光

雲門因有講僧叅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
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召問是
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

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
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
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
彎彎地僧罔措後果然失目 頌曰

雲門新月曲彎彎管見初明豹一斑點錢化爲金卽
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慈受深

恰似初生月兩口無一舌到了曲彎彎把火入牛欄
問他以手便斫額猴黑誰知有猴白向後失目果然
是要見長人過深水

月堂

收雲門上堂因聞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

麼向鐘聲披七條僧無語師曰七里灘頭多蛤

子頌曰

七條披向鐘聲上徧界難藏比丘相若以色見音聲

求迦葉師兄是虛妄

鼓山詩

七里灘頭多蛤子太陽一出口俱開平生肝膽雖然

露狡鶻何曾逐臭來

無菴全

鐘聲披起鬱多羅信手拈來不在多堪咲當年明上

座狼忙馳逐太奔波

率菴琮

試問鐘聲披七條輕輕擊著無明發買來餬餅是饅

頭苦哉觀世音菩薩

笑菴偈

會則事同一家不會萬別千差不會事同一家會則

萬別千差

無門開

增雲門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沒卽道

或曰長連牀上有粥有飯或曰山河大地頌

曰

有時順水流舟去轉柂看看又逆風船到岸時人出

陸山重重又水重重

絕象堅

黃金野瓦礫恣意亂拋擲高價無人酬一地成狼籍

竹屋簞

增雲門曰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

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頌

曰

百尺竿頭弄嶮是非海裏橫身更有全提底時節只堪惆悵不堪陳

松源岳

收增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七九六十

三 頌曰

七九六十三休云是對談當機如不薦更去問瞿曇

本覺

收增雲門因僧問如何是大修行底人師曰一槩在手 頌曰

手中一槩絕痕瑕道聽途傳轉見餘作者至今拈不起依然獨自挈歸家

大中隆

收增雲門因僧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會不得曰爲甚麼會不得師曰祇守會不得 頌曰

君問沙門行沙門行最高若教人會得業性卒難逃

智門禪

收增雲門一日問明教今日喫得幾箇餬餅曰五箇

師曰露柱喫得幾箇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或作

問直 頌曰

歲

等閑垂借問端由不負平生盡吐酬竭力爲人須是

徹方知茶味解人愁

投子書

韶陽門下足英明直歲之才又哲英雲萃堂前凹凸
處不勞心力一齊平

正覺逸

收增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背鳥說禪麼曰不

聞師拈拄杖曰禪 頌曰

鴉鳴鴉鵲鳴天然自會不從人學跛脚阿師放過
一著拈起拄杖口邊吹噓噓猶勝鷓鴣啼三月提壺
沽美酒杜鵑相勉不如歸

收增雲門拈起餬餅曰我只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

北人衆無語自代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

頌曰

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凝如墨黑冷地思量愁殺
人叵耐雲門這老賊

龍華本

收增雲門齋次拈起匙筯曰我不供養南僧只供養

北僧時有僧問爲甚麼不供養南僧師曰我要
鈍置伊曰爲什麼只供養北僧師曰一箭兩垛
有僧拈問只如前意作麼生師曰好卽同榮

頌曰

拈來匙筯普相呈不供南僧供北僧換却眼睛曾莫
顧熟諷都爲不惺惺

本覺一

雲門齋時問僧曰人喫飯飯喫人僧無語師自代曰謝師答話 頌曰

老倒雲門強指迷這僧無語顯全機勸君不用他尋覓一飽自然忘百飢

鐵山作

收增

雲門到江州陳操尚書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卽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上座師曰卽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師曰這箇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

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 頌曰

作家慣戰不齋糧奪鼓撓旗勢莫當虎驟龍驤誰辨的反思仁義勝剛強

尼無著總

收增

雲門上堂拈起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

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卽空衲僧家
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頌曰

二乘菩薩何言盡諸佛凡夫早晚休世事但將公道
斷人心難似水長流

鼓山社

掣開金殿鎖撞動玉樓鐘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

徑山泉

雲門是箇老闍黎衲僧巴鼻幾時知拄杖從教不得
動春來未免倒抽枝

懶菴樞

膽逐灘灘盡心隨浪浪飛舟人報灘盡心膽一時歸

孤峯源

增

雲門上堂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

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
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
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
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卽不可子細檢點將
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頌曰

森羅萬象許崢嶸透脫無方礙眼睛掃彼門庭誰有
力隱人胷次自成情船橫野渡涵秋碧棹入蘆花照
雪明串錦老漁懷就市飄飄一葉浪頭行

天童覺

雲門示衆曰讀經千卷紙上語 頌曰

先天後地本寥廓撥草尋芳途路樂不得春風花不開
花開又被風吹落 或菴體

收增

雲門因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曰念七○

又僧問南泉達磨面壁意旨如何泉曰天寒無

被蓋 頌曰

一人會上竿一人會穿井伎倆雖不同總是一般病

識得者般病衲僧鼻孔都穿盡

慈受深

雲門念七開口則失禿却舌頭有甚氣息

東山源

達磨面壁雲門念七兩箇漆桶多虛少實明眼衲僧

如何委悉當知劒去久矣不用刻舟尋跡

無相範

收增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

嗣大光

僧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夜半烏兒頭戴雪天明啞子抱頭

歸 頌曰

瑞靄祥烟鎖玉樓妙年王子恣優游琉璃殿上騎金

馬明月堂前鞦綉毬

丹霞淳

收增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

嗣大光

僧問如何是深深

處師曰矮子渡深溪 頌曰

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

斷不消船艇與浮囊

丹霞淳

增收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

嗣九峯

示衆曰習學謂之

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真過有僧問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曰禾山解打鼓又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 頌曰

布毛拈起費人言爭似禾山一句傳打鼓一聲喧字
宙冰寒千丈忽生蓮

投子青

一拽石二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輓毬
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

雪子實錄

二三四五禾山解打鼓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當陽打動番南鼓萬象森羅立地聞不是大家齊則
劇難消白日到黃昏

雪菴瑩

草履爲冠松作釵一般瀟灑眼頭乖清音只在風簷
下終日無人不下堦

虛堂愚

禾山解打鼓大地無寸土不是邯鄲人切忌學唐步
無相範

增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

嗣九峯

問僧眼界

無光如何得見僧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
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
也師曰橫抱櫻孩擬彰皇簡 頌曰

新羅激海南嶽天台纖塵不礙豈涉去來回頭歛念
解脫門開反憶善財尋勝友百城游徧不知回

寶宗

聖王

收增同安因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
風曰既是鳳棲爲什麼却無家風師曰不迎賓
不待客曰恁麼卽四海叅尋當爲何事師曰
卽自有傍人施 頌曰

如來一口吞故山深靜月黃昏光分頂後千門
收增坐看春回入燒痕 自得輝

收增同安因僧問如何是天人師師曰頭上角不全
身上毛不出 頌曰

秘殿重圍曉尚寒丹堦苔潤未排班寶香鳳燭烟雲
合寂寂簾垂不露顏 丹霞淳

收增同安因僧問新歲方來殘年已去莫有不受歲

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歲者師曰作麼生
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窓
前猶點隔年燈 頌曰

舊歲新年作問端同安從此放顛預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懶菴樞

樓上鳴咿角已吹燈前蝴蝶夢中迷如今要識不遷

義日出東方夜落西

無機惠

增新羅泊巖和尚

五燈會元作新羅國百巖嗣谷

山藏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

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

收不盡 頌曰

故國清平久有年白頭猶自戀生緣牧童却解忘功

業懶放牛兒不把鞭

古塚不爲家

丹霞淳

四十九年成露布五千餘軸盡言詮妙明一句威音

外折角泥牛雪裏眠

貝葉收不盡

貝葉收不盡一句無私萬法印千聖滿口不能宣嶺

梅漏泄春光信

雪竇宗

四

古塚不爲家漁翁舉棹出蘆花湛水無風江月迥長

空撒盡暮天霞

不勞車馬迹文王去後無消息月華影裏釣魚磯萬

古清風長歷歷

一鑊三關俱透脫從前汗馬休拈掇須知舊閣快龍

舟當年曾把錦標奪

增

新羅國大嶺禪師

嗣谷山藏

僧問如何是一切

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梅檀片片皆

香 頌曰

乾坤盡是黃金國萬有全彰淨妙身玉女背風無巧
拙靈苗花秀不知春

丹霞淳

增

杭州佛日和尚

嗣雲居

夾山一日大普請維那

請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
云和尚教上座送茶師曰和尚尊命卽得乃將
茶去作務處搖茶碗作聲夾山回顧師曰釅茶
三五椀意在饅頭邊山曰餅有傾茶意籃中幾

箇甌師曰餅有傾茶意籃中無一甌便傾茶行

之時大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

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

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歸去歸

去從此住普請 頌曰

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須颺下往往事從閑話

生莫將閑話爲閑話

朴翁銘

檐板漢沒拘束餓死首陽山誓不食周粟

虛堂愚

增

洪州鳳棲山同安不禪師

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兒向

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損
去摘玉花晚後鳳卿歸 頌曰

日午烟凝山突兀夜央天淡月嬋娟
混然寂照寒宵永明暗圓融未兆前

丹霞淳

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看取腹中書

方菴顯

白玉階前金鳳舞黃金殿上玉雞鳴
正中來與兼中到昨夜雪深月正明

雪巖欽

增同安丕因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
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迥秀不挂烟蘿

片月行空白雲自異 頌曰

雲自高飛水自流海天空闊泳孤舟
夜深不向蘆灣宿迥出中間與兩頭

丹霞淳

道歙州朱谿謙禪師

嗣雲居

韶國師到叅次聞犬

咬靈鼠聲韶便問是甚麼聲師曰犬咬靈鼠聲
曰既是靈鼠爲甚麼却被犬咬師曰咬殺也曰
好箇大師便打曰莫打某甲話頭師休去 頌

曰

針頭削鐵佛面刮金無處若有出手便驚

月堂昌

鼠旣不靈官馬相踏借使乘風嘶挨厮拶干戈中立

太平基凜凜嘉聲振蘭若

佛燈珣

增補朱谿問僧甚處來曰廣南來師曰彼中還有奇

特尊宿麼曰奇特尊宿並無人說著只有一人
太無慚愧師曰誰僧便指師師曰果然無慚愧
曰若不是朱谿時人因措師以手掩鼻僧近前
師便打曰恰是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僧拂袖便
出師呵呵大咲曰盤陀石上藕 頌曰

亂走到家來到家便亂走捉得玉麒麟咬斷別人手

月堂曰

問著奇特尊宿指出無慚愧漢力戰當場彩旗撩亂

頭尾兩全始終一貫蟠桃一熟三千年藕生石上誰
親見 佛燈珣

撥草瞻風客機鋒劈箭來盤陀石上藕一夜缺花開
万菴顯

奇特老尊宿大無慚愧人盤陀石上藕喜見一番新
石溪月

增補雲居山第二世道簡禪師 嗣雲居僧問孤峯獨

宿時如何師曰閑著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你

孤峯獨宿 頌曰

法爾非修本十成平常酬答最分明雖然指出長安

道無奈遊人不肯行

丹霞亭

豁開萬仞崖劈面通消息一條白練飛界破青山色

率菴詩

雲居因僧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

不逢如何却是你逢

頌曰

不捺紅粉色不挂綠羅衣一般閑態度淡墨畫蛾眉

率菴琮

增

雲居簡因僧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

赤頭漢作麼

高菴悟云這箇便是超宗越格

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

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

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賣炭

增

廬山歸宗懷禪師

嗣雲居

因僧問截水停輪時

如何師曰磨不轉

頌曰

千尋竿上反筋斗大海波心擲釣鈎大體還他肌骨

好不塗紅粉也風流

南華舅

大用縱橫掣電機爍迦羅眼尚膠黏迷途夢裏爭唇

吻却憶隨他去一回

夢菴信

增

新羅雲住和尚

嗣雲居

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

曰文殊聳耳

頌曰

二

無相光中未兆身清虛渺邈豈爲隣一輪明月當軒
照玉殿蕭蕭不見人

丹霞淳

收增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

嗣曹山

僧問如何是西

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

頌曰

虛堂寂寂夜深寒攜得瑤琴月下彈不是知音徒側
耳悲風流水豈相干

丹霞淳

收增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

嗣曹山

僧問如

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錢曰太恁
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

豐儉 頌曰

祖代家風沒一文清貧中更是清貧著衣喫飯隨豐
儉物物頭頭用最親

丹霞淳

收增撫州金峯從志禪師

嗣曹山

拈枕头示僧曰一

切人喚作枕头金峯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
作甚麼師拈起枕头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
你喚作甚麼曰枕头師曰落在金峯窠裏 頌

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皖山凝

金峯窠裏絕詭訛枕头拈來會也麼回鴈一聲春夢
斷始知身世悟南柯

方菴顯

渾崙拈起好風規石火明明已較遲不落金峯窠窟裏會須赤手討便宜

石溪月

增金峯因僧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床扭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人笑金峯老婆心

頌曰

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成羣

西巖惠

是身土木無知漢忍痛聲中一皺眉好是南山射石

虎縱饒沒羽亦徒爲

石溪月

增金峯於僧堂喫餅次自拈一枚餅從上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時合掌師曰縱饒你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有僧請益云今日行餅見僧合掌和尚道縱饒十分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作拈餅勢復云會麼曰不會師曰金峯也只得一半

頌曰

金峯餬餅只許一半若要完全後五日看

方菴顯

增金峯見駢道者來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曰

和尚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 頌曰

龍起滄海虎出林端直下來也急著眼看

石溪月

增補

金峯因僧問四海晏清時如何師曰猶是階下

漢 頌曰

四海烟塵已晏然當軒皓月照人寒大功不賜將軍
賞寶馬金鏘頓懶看

丹霞淳

增補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

嗣曹山

僧問佛未出時如

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

山 頌曰

日隱青山瑞氣高梧藏丹鳳觀無寥無端石馬潭中

過驚起泥龍翻海潮

投子青

古木靈巢鶴夢迷崑崙白象倒騎歸魚鱗水漲舟橫
岸羊角風生花落溪

湛堂深

曹山不如花根本艷不如曹山虎體元班江南地暖
塞北春寒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闌干

石

菴瑤

曹山不如是馬非驢不如曹山虎不食斑龍吟霧起
虎嘯風寒達觀之士兮一見便見中下之機兮千山
萬山瘡病不假驢馱藥延齡何用九還丹

辛菴儒

增補

曹山霞因僧侍立師曰道者可煞熟曰是師曰

抵如熱向甚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師
曰祇如鑊湯爐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
到 頌曰

崑崙片玉火中潤碧落孤烟水底圓一念倏然無異
色任從滄海變桑田

丹霞淳

衆苦不能到特地好乾坤風光都買盡不費一文錢

枯禪鏡

賀家湖上天華寺一一軒窓面水開不是閉門防俗
客愛開能有幾人來

天目禮

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游若言衆苦不能

到端的何曾有地頭

少室睦

牧

瑞州黃檗山慧禪師

嗣疎山

問疎山剎那便去

時如何山曰畱塞虚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
虚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去 頌曰

畱塞虚空不如不去前後際斷今亦無住倒騎佛殿
出三門却把三門掛露柱

懶菴雷

牧

隨州護國寺澄禪師

嗣疎山

因演化大師在湖

南報慈值慈陞堂次化出問如何是真如佛性
慈云誰無化不契遂請益師師曰汝但問來化
理前問師曰誰有化於言下契悟乃云首座或

在衆或住持某甲誓終身相助後化亦繼師住

護國

卽護國遠

頌曰

誰無誰有句中玄擊碎重關道宛然若是子期聽品
弄肯將松韻作秋蟬

大洪遂

朝三暮四一何少暮四朝三何太多多少未能知數
量有無從此見謊訛不謊訛噉蘇噓悉哩薩婆訶

佛性奏

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反身不啣嚼直饒未舉已先
行錯認皺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便解倒騎驢一生
不著隨人後

秀巖瑞

增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犀因翫月

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頌曰

三脚靈龜荒徑走一枝瑞草亂峯垂崑崙含玉山光
潤涼兔懷胎月未知

丹霞淳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河北驢鳴

河南犬吠

頌曰

目連求佛梵音相運盡神通不見邊誰悟驢鳴并犬
吠圓音落落示人天

大洪遂

增

護國澄因僧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

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

頌曰

出門徧界無知已入戶盈眸不見親
虛室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頗爲隣

丹霞亭

收增

護國澄因僧問鶴立枯松時如何師曰地底下
一場懨懨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麼處
去師曰三門前兩箇一場懨懨問滴水滴凍時
如何師曰日出後一場懨懨

頌曰

鶴立孤松類莫齊豈同鶩鴨狎羣雞
遼陽化去無踪跡靈木迢然鳳不棲

大洪遂

占寺門前護法神會昌沙汰鼻頭辛時來
天地皆同

力究竟還他有道君

冰生滴水事清高日出東方便不牢
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壯志稜稜鬢未秋男兒不患不封侯
反思清白傳家客洗耳溪頭不飲牛

天童覺

收增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嗣龍牙

僧問情生智隔想

變體殊抵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
時隔箇甚麼師曰這箇稍郎子未遇人在

頌曰

古人一隔衲僧命脉欲識一貫兩箇五百

天衣懷

情未生時隔金毛多失色狐狸門外走縱橫笑殺藂
林老禪客

楊無爲

無情由隔若爲通綵髮之間路萬重可惜兩頭空走
者不能直下見其宗

白雲端

報慈一隔佛祖命脉放去收來聖凡罔測

開福寧

續隔青天無雲轟霹靂藂林衲子如稻麻不知幾箇

僂陀客

大中隆

江南船海南舶把柂張帆知節拍隨波逐浪幾時休
撒手到家頭已白

大洪遂

隔穿耳胡僧眼睛黑東院西邊是趙州觀音院裏安

彌勒

石門珙

增襄州萬銅山廣德延禪師

嗣青林虔

僧問如何

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茅戶絕知音

頌曰

體妙探玄盡涉程爭如野老異中行功忘日用平懷

穩免事君王寵辱驚

丹霞淳

增襄州石門獻蘊禪師

嗣青林虔

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師曰物外獨騎千里象萬年松下擊金

鐘

頌曰

夜明簾外月朦朧騎象翻身擊寶鐘洪韻上騰三界

外聾夫何事睡猶濃

丹霞淳

增補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嗣塔龍文

初叅洛浦問

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叅蟠龍亦如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

頌

曰

金烏玉兔兩交馳照破威音未兆時若謂青霄別有路木人依舊皺雙眉

丹霞淳

移舟曾不別澄源舉棹波生豈更堪要會一漚初未發木人半夜好同叅

本覺一

滔滔一脉混常流繞觸波瀾卒未休岸闊風清澄皓月漁翁撥棹宿汀洲

瞞菴成

增補

木平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

東看 頌曰

木平道高最難過人問西來意若何石羊頭子向東望月明纔上徧山坡直言不用多疑慮海澄浪息見森羅

汾陽昭

老胡萬里向支那直至而今不奈何堪笑牧童誰問路一聲長笛過前坡

佛印元

不勞斤斧弄巧成拙壞衲通身頭髻若雪著雙破草

鞋踏破澄潭月祖意石羊頭向東一漚前事如何說

法雲秀

木平本自無斤斧好肉那堪著灸癰直指西來親切
意石羊頭子向東看

照覺總

續石羊頭子向東看大地茫茫被眼謾月映寒潭清
徹底雲收華岳露巔峴

野菴璇

石羊頭子向東看祖意明明會者難不惜當陽重指
汪今朝九日菊花斑

此山應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四

刑部郎中金壇于王立施贊刻此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四卷 豫章沙彌
德定對 長洲徐晉書 金陵周堂刻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十五

宋池州報恩光孝禪寺沙門法應集

元紹興天衣萬壽禪寺沙門普會續集

祖師機緣

六祖下第八世之一

南嶽下前第七世

濟臨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

嗣南院

師在郢州李史君

衙內度夏普請大會請師陞座乃曰祖師心印
狀似錢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抵如不去
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
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

曰慣釣鯨鯢澄巨浪却嗟蝸步驤泥沙陂住思
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
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
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
麼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頌曰

擒得盧陂跨銕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
水喝下曾令却倒流

靈竇顯

鋒頭壁立銕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軍俱粉
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保寧勇

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銕牛驀頭印破盧陂當斷
却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
甲振叢林

圓悟勤

續銕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毗盧頂顛行却來化佛
舌頭坐風穴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
歷分明珠在盤眨起眉毛還蹉過

天童覺

全鋒敵勝鐵牛機電掣雷奔已是遲等閒活捉盧陂
老縱饒猛略若爲施君不見寰中意氣闔外威權擬
議衝前總滅門

懶菴需

一句猶如劈箭機纔生擬議犯重圍分明佛法同王

法只許當年牧主知

簡翁敬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典盛野老輦感不立
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
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
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
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
拍曰這裏是 頌曰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
在萬里清風獨自知

雪竇顯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闔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

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白雲端

瞞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只在一塵分變
泰高名勛業兩難泯

天童覺 二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貼清如
鏡水瘦山空一樣秋

增

五祖演云太平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

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頌曰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眠蚊蟲螻蚤出
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
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雪巖欽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竹屋簡

收增

風穴叅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

一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這裏不然師曰未審此間一棒一喝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便省 頌曰

有喝端如探竿草無師血脉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

軍徒學穿楊一枝箭

南巖勝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頌曰

鷓鴣啼處百花香拊掌呵呵咲一場因憶舊年游歷處送人雲塢入斜陽

海印信

鷓鴣啼處百花香江國從來路坦然爲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寶峯明

快騎駿馬上高樓南北東西得自由最好腰纏十萬貫更來乘鶴上楊州

鼓山註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秘訣真堪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徑山杲

收增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神仙手中扇

佛鑑勲

不露風骨句未語先分付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

無門別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頌曰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莫怪相逢不下

馬東西各自有前程

慈明圖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

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海印信

杖林山下竹筋鞭搭索竿鉤火裏牽拽近不能推向

後回旋却到使君前

道吾真

杖林山下竹筋鞭頭尾拈來總一般莫怪玄沙不出

嶺他家元是釣魚船

雲峯悅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

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真淨文

杖林山下竹筋鞭南北行人萬萬千堪笑一堂無事

客卧雲深處不朝天

雲溪恭

杖林山下竹筋鞭拈出寒巖尚帶烟扶過斷橋曾得

力而今不直半分錢

上方溢

續杖林山下竹筋鞭六月行人人口吐烟曾在祝融峯

頂見十分月出在平田

東山空

杖林山下竹筋鞭，憍梵鉢提舌拄天。羣黨元來諱空手起家，消息在荒田。

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

馬郎婦 頌曰

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

影，孰云斫水不成痕。

正覺逸

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

斗金鷄，早報五更春。

浮山遠

截鐵之機安可測，頻開千眼莫能窺。禪人到此徒名

邈，錯認查梨作乳梨。

海印信

何年嫁事馬家郎，鳳枕同歡碧玉牀。回首畫橋離別

苦，落花流水淚千行。

張無盡

續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郎。堪笑金沙灘

畔，約始終姻婭不成雙。

或菴體

增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

人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

照。」 頌曰

眉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

曉，更須所願望扶桑。

保寧勇

增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

日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
也師曰和尚低聲 頌曰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却被泥牛
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投子青

^{收增}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
是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 頌曰

深宮禁殿隔重闌簾靜簷楹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
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投子青

^{收增}風穴因僧問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曰釣
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寥問白鷗 頌曰

禁殿重闌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
迥嶺莫猿啼孤月隨 投子青

^{收增}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
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毬 頌曰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
客別語還他漢地人 投子青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
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頌曰

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隔南
斗金鳥隨鳳過天輪 投子青

增補

汝州穎橋安禪師號鐵湖

嗣南院

向火次因鍾

司徒問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起撥開火
鍾擬議師召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頌曰

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有安身處連忙撥火召司
徒眼上眉毛渾不顧眉毛落盡人還生死火寒灰解
脫坑奉報禪人急跳出莫教日午打三更 佛鑑勲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燄炎天鷲面驅祇向此間能穩
坐任教門外雪盈衢 岩父川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
去日出東方夜落西 關極雲

增補

收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

嗣資福寶

僧問如何是古

人歌師作此○相示之 頌曰

一曲兩曲深夜彈松風和雨過前山可憐卞玉離荆
岫誰是知音却取還 投子青

增補

鄧州芭蕉山繼徹禪師

嗣芭蕉清

僧問有一人

不捨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也無師曰不提
携曰爲甚麼不提携師曰林溪麤識好惡 頌

曰

百歲兒童出戶來滿身紅爛惹塵埃火中閑步清涼
地識者無因敢近臺 投子青

六祖下第八世之二

清源下第七世

增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

嗣玄泉彥

僧問風恬浪

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頌曰

百尺竿頭五兩垂窮沙絕漠任風吹可憐無限滄浪

客猶把南針定所歸

石林鞏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嗣羅山

一日天寒上堂衆

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

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

到暖室便見瞋睡以拄杖一時趯下 頌曰

堂上非常凜冽衆人誰敢當頭只見西風刮地豈知

一葉驚秋暖處去極停囚無人爲與塞咽喉須信高

皇功業大鴻溝兩岸一時收

佛慧泉

風頭坐斷進還難衲子相將不易看未到潼關天已

曉不堪回首望長安

開福寧

風頭稍硬難安立暖氣纔通瞋睡來却笑明招閑費

力無端兩處强差排

鼓山珪

夜半明星當午現愚夫猶待曉雞鳴可憐自屎不知

臭又欲重新拈似人

徑山杲

風前露出無瑕壁室內擎將如意珠兩度獻渠渠不

識可憐流落在江湖

佛性泰

續鵓鷓鴣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鵓鷓鴣總不知

懶菴
需

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沉埋反令千古成踪
跡枉喫羅山白飯來

介石朋

風頭稍硬無棲泊暖處商量一句無老倒不堪醫世
患謾將毒藥當醍醐

東山源

前頭計較既不成後面安排亦不是古時若有今時
人不落他家圈積裏

斷橋倫

收增明招因僧問虎生七子那箇沒尾巴師曰第七

箇沒尾巴 頌曰

無尾大蟲難傍近近前便是傷人命除非自解據虎

頭自然頭正尾亦正

鼓山珪

第七菸菟沒尾巴食牛之氣已堪誇叢林悱悱爭唇
吻幾箇行人得到家

徑山杲

第七箇沒尾巴不落羣隊獨露爪牙擬心湊泊終難
見須信蓮開火裏花

松源岳

福州地藏桂琛禪師

嗣玄沙

問僧什麼處來曰

南方來師曰南方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
曰爭似我這裏種田博飯喫曰爭奈三界何師
曰喚什麼作三界 頌曰

種田博飯喫言中誰辨的午後打齋鐘真金曾失色

雲峯悅

種田博飯喫佛法要商量言下超三界靈機發妙光

靈源清

種田博飯待方來玄妙商量一任猜無影樹頭懸日

月幾人於此便心灰

旻古佛

宗說般般盡強爲流傳口耳便支離種田博飯家常
事不是飽參人不知參飽明知無所求子房終不貴
封侯忘機歸去同魚鳥濯足滄浪烟水收

天童覺

種田博飯有來由免見區區向外求莫謂勞心便勞
力大都工拙要全收

雲巖因

續收

千鈞發重機千古仰遺則雖連十五城那換相如
壁商量浩浩地爭如種田博飯喫一片殊勝緣兩段
俱奇特要知火裏鉢曇花天上人間不可加

佛鑑

種田博飯喫飽卧長伸脚把將三界來安向左邊著
引得龍牙老古錐手裏把柄破木杓

無準範

增收

地藏翫月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
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
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頌曰

風起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

龍濟修

若教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信舊時無相
貌外尋知識也非真

草堂清

雲生洞裏陰風動林間響若明今日事半斤是八兩

上方岳

樹動風搖塵生雲起太上老君何曾姓李

斷橋倫

鼎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嗣白兆圓

僧問色身敗

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

如藍 頌曰

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
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執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

碎增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雪竇顯

山花如錦水如藍雲在高峯月在潭兩箇泥牛闖入

海行人脫袴杖頭擔

地藏恩

山花如錦春長在澗水如藍碧湛然信步白雲深處
去須知別有洞中天

佛鑑勲

色身敗壞世常情一點靈光到處晶澗水如藍花似
錦法身何處不分明

南堂興

雲散蟾輪滿烟收岳面高泥牛穿巨海轉角起風濤

京兆府天寧璉

續山花如錦水如藍親見文殊接話談十字街頭輕

一樓前三三對後三三

陪堂遠

大龍景物最幽妍澗水山花照眼鮮堅固法身何必
天目禮

問風光長在劫壺先
山花似錦水如藍突出乾坤不露顏曾踏武陵溪畔
無準範

路洞中春色異人間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嗣白兆圓

僧問如何是

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

頌曰

九重深密視聽難玉殿瓊樓宿霧攢爇理盡歸臣相
事輪王不戴寶花冠

丹霞淳

穎州薦福思禪師

嗣護國澄

僧問古殿無佛時

如何師曰梵音何來曰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

曰修證卽不成

頌曰

古殿苔生像不安霜風八面逼人寒梵音忽奏誰能
會人天盡聽玉珊珊

大洪遂

古殿無佛梵音何來夢中喚省樓閣門開靈光一點
絕塵埃耀古騰今徧九垓

南堂興

增

洪州同安志禪師

嗣同安丕

僧問二機不到處

如何舉唱師曰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頌曰

這邊那畔總難逢一句無私不處中紅日暮沉西嶂
外空留孤影照溪東

丹霞淳

收增同安志因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說句後不迷又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迥然不換標的卽垂 頌曰

天黑雲深飛莫鴉鷺鷺立雪對蘆花幸然不屬今時事句後聲前會卽差 雪巖欽

收增襄州廣德義禪師

嗣廣德延

僧問古人云言語

道斷非去來今此理如何師曰彌勒涅槃知幾劫護明猶未降迦維 頌曰

妙湛圓明第一機降生成道涅槃時迦維摩竭雙林樹認著元來不是伊 丹霞淳

收增

廣德義因僧問久負不逢時如何師曰扇開人

不遇陋巷莫能收 頌曰

妙體堂堂相好全青霄獨步躡金蓮千華臺上猶慵坐弊垢襴衫豈肯穿 丹霞淳

收增

襄州廣德周禪師

嗣廣德延

僧問教中道阿逸

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

頌曰

收放隨時雖有準出門入戶恐難論長安路子君須

到莫向深村草裏蹲

虛堂愚

增補襄州石門慧徹禪師

嗣石門蘊

僧問實際理地

如何進步師曰鳥道無前僧曰幽谷白雲藏白

雀擬心棲處隔山迷 頌曰

幽谷白雲藏白雀擬心棲處隔山迷直饒不住棲心

處猶落怡山第二機

懶菴需

石門徹因僧問如何是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

曰東村王老夜燒錢 頌曰

東村王老夜燒錢草鞋踏地帽指天家無白澤招禍

福窮時相炒餓相煎

洞山聰

三乘教外別流傳瞎漢多知喚作禪天下衲僧叅不

到東村王老夜燒錢

楊無爲

東村王老夜燒錢眼中塵霧口中烟招神引鬼成妖

怪三脚蝦蟇飛上天

地藏恩

東村王老夜燒錢野鬼閒神滿目前休更逢人覓玄

旨謝家人不在漁船

上方益

收續王老夜燒錢白日看星月磕頭禮慈尊手把名香

爇

道五百具

木食草衣隨分過此身贏得樂天真忽咨教外別傳

句未免燒錢引鬼神

寶葉源

王老燒錢言端語端錦包特石鐵裹泥團

退耕寧

收增

石門徹因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

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欄衫

頌曰

瑞草聚中懶欲眠徐行處處迥悠然披毛戴角人難

識爲報芒童不用鞭

丹霞淳

收增

郢州太陽慧堅禪師

嗣靈泉仁

因僧問如何是

玄旨師曰壁上掛錢財

頌曰

輕輕人問玄中旨便吐肝腸說與他木人暗皺雙眉

處石女多言爭奈何

投子青

玄旨玄旨壁上錢財挂起家門幸自平安白日招神

引鬼

楊無爲

玄旨分明示學人錢財壁上挂金銀連珠六貼三千

貫不濟飢寒不濟貧

張無盡

收增 鼎州德山圓明緣密禪師

嗣雲門

上堂大衆及

盡去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

呵大咲若識此人叅學事畢

頌曰

雙盲入暗路崎嶇日落栖蘆暫得甦爭似石人眠夜

半免教舜讓守林居須知花綻非干木無脚行時早

觸途昨朝風起長安道元是崑崙進國圖

投子青

收把斷襟喉風磨雲拭水冷天秋錦鱗莫謂無滋味

釣盡滄浪月一鉤

天童覺

青山是父白雲兒雲散青山總不知玉兔晝眠雲母地金烏夜宿不萌枝

足菴繼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鑑禪師

嗣雲門

僧問如何

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 頌曰

落井須明出井機直宜擡眼動睛輝於斯倜儻無纖隔祖道汪洋得旨歸

洞山聰

南北東西苦問人新開多口接迷津從茲八駿追風急空望悠悠脚下塵

佛印元

好箇明眼人落井叢林話會幾時休修心未到無心

地萬種千般逐水流

正覺逸

明眼人落井靈丹透金鼎黑水崑崙奴夜過漫天嶺

覺海元

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

保寧勇

明眼人落井波斯上古臺龍門三級浪死水有曝腮

長靈卓

續明眼人落井西方在東嶺捉得箇饅頭開拳是餬餅

海印信

語不邪笑不來拙鋪設巧安排猢猻將板拍野老舞

三臺

治父川

巴陵一句子對面却相謾大地平如掌何事放無端

月菴果

誰解當頭領坐斷毗盧頂稽首老巴陵明眼人落井

月林觀

明眼人落井恩深怨亦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月公翁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珊瑚枝枝撐

著月 頌曰

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

礪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

垂寶顯

珊瑚枝枝撐著月射斗鋒鏑未足觀四海盡來歸貢

後乾坤同耀寶光寒

白雲端

價重三千不可圖從教千古強名模長因塞北烟塵

息記得江南啼鵲鳴

長靈卓

續脫得邊城戍役身却來偷賞上園春御街前畔低

聲語不覺衝他貌事人

心聞貴

巴陵因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椀裏盛雪

頌曰

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椀裏盛雪九十六箇應自知
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

中實顯

大冶精金澄潭皎月南北東西孰分優劣昨夜春風
一陣來掃盡千山萬山雪

海印信

人天會上分縑素龍象堂前定是非選甚邪魔并異
類好教齊向此中歸

保寧勇

銀椀裏盛雪冰壺含寶月縱具四韋陀到此虛搖舌
西天令嚴此土還別

佛性泰

續提婆宗銀椀雪泰華摧滄海竭赤旛之下起清風

吹落楊花硬如鐵

佛心才

巴陵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鷄寒上
樹鴨寒下水 頌曰

同別祖教問端由便將元價與他酬絲綸夜靜人垂
釣曉得金烏帶月收

投子青

昨夜三更屈指輪世間休說兩三人數聲長笛離亭
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保寧勇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三百餘會不能宣九年面壁徒
瞌睡休瞌睡上是天兮下是地

佛性泰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時節不相饒古今自然理寒松

十里吼清風流水一溪聲未已

湛堂準

收體

一朵梨花春帶雨金色頭陀笑不語龍宮海藏月
明前織女姮娥相對舞咲者咲舞者舞十方無虛空
大地無寸土

南堂興

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驚嶺費分踈少林提不起千峯
寒色露全機眨上眉毛千萬里

寂巖中

雞作蒼鷹擎鼉鼻鴨爲金翅作獐龍空王以此垂洪
範錦上鋪花知幾重

南巖勝

般若啓柔禪師

嗣雲門

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

未審此土以何爲驗師曰新羅人草鞋 頌曰

龜毛拈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假使蠟人似冰
結當甚新羅人草鞋

枯禪鏡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

嗣雲門

僧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曰便回轉時如
何師曰墮落深坑 頌曰

一箇兩箇千萬箇脫却籠頭卸角馱左轉右轉隨後
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雪竇顯

香林無雜木一是旃檀野火忽然發清風天地寬
祖意報爾曹坐久自成勞

野軒遵

禪家流何太錯只管追求無病藥若知煩惱卽菩提

坐久成勞亦安樂

佛鑑勲

續絕消息處處捉來有形影中走却只因懶問兒孫要
把襴衫反著坐久成勞位次已高起時失却人天相
無限行人認白毫

月堂昌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臘月火燒

山頌曰

臘月燒山萬種千般翹松鶴冷立雪人寒達磨不會
大難大難

雪竇顯

臘月火燒山天邊兩曜還香林曾未曾空坐劒門關

佛印元

僧問衣下事師答火燒山佛手遮不得人心似等閒

正覺逸

歲晚年來正苦寒千林木葉盡凋殘炎炎野火無流
水應是隨風過別山

上方菴

老大叢林快說禪不將禪挂口皮邊谷深山遠空無
像何處人呼應不圓

天童覺

臘月燒山特地無端錦包特石鐵裏泥團

圓悟勤

臘月山頭火亘天衲衣下事若爲傳老來不是觀時

白楊順

節困卽長伸兩脚眠

續偉哉臘月火燒山



巢知風穴知雨可憐謝三郎月下自搔櫓

文殊能

臘月燒山對面熱謾瞥然悟去身在長安咄哉無限
未歸客沙裏求油實可憐

石窓恭

香林臘月火燒山鐵眼銅睛見亦難腦後一星輕點
著三千里外髑髏乾

拙菴光

臘月火燒山苦口是黃連相將歲除夜實八布衫穿
大可憐把手入黃泉

元菴顏

衲衣下事火燒山臘月家貧徹骨寒堪咲連延曾未
息眉毛焦赤面皮乾

天童堂

香林臘月火燒山冷淡家風退後看開裏果然輕踏
著方知日午打三更

百拙

臘月燒山天寬地寬箸著瞋著徹骨毛寒

松源出

臘月火燒山天寬與地寬常啼菩薩苦滿市鬻心肝

高原泉

臘月燒山有甚相謾漆桶不快休要胡鑽

朴翁錫

水增香林因僧問如何是衲僧活計師曰耳裏種田

頌曰

耳裏種田滿口含烟鍾馗解舞十八拍張老乘槎上
九天

無菴全

增 香林因僧問萬頃荒田是誰爲主師曰看看臘月盡 頌曰

綉毬拋出畫堂前妙轉無私體自圓真箇要行劒刃事更須再見老雲門

石菴明

萬頃荒田誰是主須知答處有來由箇中若也無人委臘月看看又盡頭

簡翁敬

看看臘月盡日用事如何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雲云 神慶

增

香林因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師曰三人證

龜成鱉 頌曰



六耳阿謀事不成直言心表赤心入室中燈焰誰來撥白髮兒童兩鬢新

投子青

皎皎清光徧界莫藏聲拋不出色豈能彰直下斬釘截鉄刻却古今途轍高出臨濟德山三人證龜成鱉別別一回喫水一回噎

圓悟勤

三人證龜成鱉井底泥牛氣噎直饒辯瀉懸河有理亦難分雪耿耿孤光常皎潔

佛性泰

三人證龜成鱉毗嵐一吹吹滅從茲暗裏穿針鼻孔

七花八裂

水菴一

三人證龜成鱉剛把天機漏泄木人嶺上唱歌石女

眼中滴血

懶菴需

室內一盞明燈等閑一櫟業滅自然不辯東西免得

證龜成鱉

退菴奇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第三

五

刑部郎中金壇于王立施賞刻
禪宗頌古聯珠通集第三十五卷
德定對 長洲徐普書 上元李
萬曆丁酉仲春徑山興聖菴青禪

豫章沙彌
識